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陳健夫 著

大東書局印行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陳健夫 著

大東書局印行

1946

自序

夫民族之存亡盛衰，繫乎民族之文化與夫民族之精神。凡能保持其固有之文化，發揚其民族之精神者，其國恆不亡。苟不然，暴棄其文化，毀滅其精神，其國不亡者，未之有也！此大源大本，民族國家命脈之所在。可不慎乎？譬夫江河之水，其源足者，奔瀉萬里，沛然莫禦；其源虛者，竭其所有，不足以濡水草；罄其所流，不能以通巨川。將不涸朝而息滅以亡矣。觀乎此，可知夫天地萬物存亡盛衰之理矣。今以民族國家之大，其強非可倖而致，其衰亡者，亦有所自。豈偶然哉！我中華民族奮其自強之機，生生不息，於今且五千年矣。非本固源盛，曷克臻此？竊考我民族之文化，其深也如萬丈之淵，莫測其底；其淺也如釜中之水，瞭然可見。語其淺也，芻蕘可明其道；究其極也，雖聖賢不能盡其微。此我民族文化之所以偉大也。考諸近古，其能深明我民族文化，發揚我民族精神者莫如陽明先生。自先生之學創，始發天下之至公，揭天下之至明，釋天下之大惑。其言簡當平實，有本有源，使我民族文化重睹天日，民族精神發揮光大。如日月之燦然而無所不照。值茲非常國難之日，我民族慘遭寇劫，大好河山，頓然變色，顧有史以來，未有危殆甚於今日者！審其所以致之者，又豈無因？吾人當求其源，察其本。夫今之人，競尚虛詐，爭逐名利。亡其本心，棄其道義。本末異置，內外不一。風俗之頹靡，誠無踰於今日者！今也，民族文化播殘殆盡，民族精神

墮落已極，當是時也，欲求得治以拯艱危，必也振本固源，轉移民族風氣，而後可以有爲也。陽明先生一生學問事功，其所致力處皆在是，其所昭示吾人者無不足資矜式。惜乎後之人不察，誤以先生之學爲理想，爲心學，因遂廢置不行，而無人問徑焉。健夫研究斯學且數年矣，深悟斯學足以發人深省，振本固源，拯危救難，無不具足。其實用之廣，其精神之偉，誠有驚人者，全面抗戰軍興之始，健夫卽效命疆場，轉戰三月，益得體悟斯學之精奧。深信我民族之危機不在武力之後人，而在民族文化之衰敗與夫民族精神之頹喪。今也欲圖挽救危亡，完成民族使命，非從大源大本處着手，鮮克有濟。健夫於是亟程歸里，將舊稿收集，殫力研討。朝夕從事，兩月之期，得以竟成。健夫斯作，非敢炫耀當世，但貢一得之見，庶竭愚忱。我民族倘因此而遂覺醒，奮力自拔，固民族國家之幸，個人亦將引爲大幸。惟以時間倉卒，斟酌有所未盡，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覽是書者不吝賜教，無任感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謹序於倭寇威脅下之故鄉茅舍

陳健夫識

再版序

這本書寫於抗戰之前，完成於抗戰之後，於民國二十七年在武漢自印壹千本，分送朋友。轉眼之間即已七年了。朋友們常常問到這本書，我自己連年奔走戰區，手中早沒有這本書了，我好像遊子懷念故鄉一樣，時時惦念着他。這回費了很大的事，在梁均默先生書房內，才找回來一本，我很興奮的一氣把它讀完了，不免增加一番感想，我想趁此機會一吐為快。

現代中國人士對陽明學說認識最真而又極端推崇他的，當以總裁為第一人，受陽明學說影響最深而得力最大的，也以總裁為第一人。總裁在他「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一文中嘗自述：「……再就本團長個人的哲學思想來講，我最初就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最喜歡讀的第一本書就是鄒容的革命軍人，第二部書就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部書就是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第一本書是啓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第二部書是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立了我求學作業的根本，第三部書是貫注我民族思想的精神。」由此可知總裁一生學問事業受王陽明學說之影響之巨。至於王陽明學說究竟對於今天的中國是不是還存在着一種偉大的價值，陽明學說與孫文學說是不是衝突，很多人對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很確實的認識，因而將陽明學說忽視了，遂令這一偉大學說，雖到今天，中國文化界還沒有把他介紹，把他發揚，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損失！獨有

總裁對這兩個問題認識最真，而解釋得最透澈，最精闢。他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文中說得很詳盡，他說：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什麼出入異同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總理在滿清末年，與王陽明生在明季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知易行難」學說的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然而我們總理以為這知行合一的學說，還不能補救中國人心之弊，而且這個學說結果還是難易顛倒，更不能恢復我們中國固有精神，所以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說到這裏，我有一句重要的話先要說明的，就是我以爲總理反對知行合一的哲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王陽明時代與現在時代完全不同之故。如果按照當時明代的環境來說，王陽明能發明這個哲學實在是在於我們中國哲學思想不能不說他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至於我今天所講的致良知的道理，如果我們不像從前讀書人只讀孔書一樣，而能夠將這個哲學來應用得法，並且能夠理解良知之知爲內在的生而知之的知，而不是總理所指的知難的外求的困而知之的知，那這致良知三個字就與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心法不會衝突了。如果我們僅是講良知而不講致，那就像宋儒一樣，不免落於空虛。王陽明所以要在良知上加一個致字

，就是要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所以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要打破「行難」的錯誤觀念，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這就是大學的道理，也就是「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

我們讀過上面總裁所講的話，就可以了然於王陽明學說在學術上確有他不可朽的價值，而對今天的中國也有他巨大的影響。王陽明先生與總理同是中國民族的大醫師，他們所處的時代雖不同，所得的見解雖各有不同，而他們的出發點與目的是一樣的。兩種學說的內容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明白的說，這兩種學說的精神是一貫的，都是要補偏救弊，挽救民族的危機。所以我認為今天的中國人要想真真認識總理學說，還應該將陽明學說研究一番，才可以融會貫通，明瞭這個大道理。

王陽明先生不僅在學說上立了不朽之作，就是在事業上也有他精深獨到之處，世人往往因他的學說之著名而淹沒了他的事業之偉大，其實陽明先生在事功上的表現是非常驚人的，比如他以學者身份却統率大兵，先後剿滅廣西江西的匪患，平定宸濠的叛亂；對邊疆，對農村，還有許多的新建設，與新見解。陽明先生對國家的各方面都有一番真知灼見，無不切中時弊，言之入微。可見陽明先生確是文武兼資的第一等人才。像這末一個偉大人物的學說與事功實在不容淹沒無聞，值茲社會風氣亟待振作，國家建設正待進行的今日，我們應該將它闡揚介紹，這是我決定將這本書再版的動機。

此書之出版應感謝張文伯祝秀俠二兄，張先生很仔細的將全書看過，一一標點，而且準備為我再版，但因限於經費而罷，最後他還主張，分為幾個單篇在中央周刊發表。後來遇見

祝先生，談及此書，他非常同情，而且極力主張再版，像張祝二先生這種道義熱腸，實在不可多得，這或者就是這本書里所說的「陽明精神」吧！

民國卅四年七月七日抗戰八周年紀念日於渝知行學社

目錄

自序 再版序

第一章 陽明學說的淵源

- 一 陽明學說創立的經過
- 二 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
- 三 陽明學說的時代背景
- 四 陽明的認識方與創造方
- 五 結論

第二章 陽明學說的中心

- 一 陽明學說的四大基本
- 二 心即理
- 三 致良知
- 四 知行合一
- 五 萬物一體
- 六 陽明學說與中國文化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目錄

465191

第三章 陽明的人生哲學

- 一 人性論
- 二 人生論
- 三 行爲論
- 四 實踐論

第四章 陽明的事功

- 一 治國方針
- 二 治邊方略
- 三 鄉村建設
- 四 結論

第一章 陽明學說的淵源

一 陽明學說創立的經過

我們要明瞭陽明學說的源流，首先應該知道陽明創立學說的詳細經過。這對於我們全

體

的認識上並大有幫助的。陽明創立他的學說，可以分爲下面幾個時期來講：

(一) 思想的苦悶 陽明的天才發露很早，年幼的時候對於社會就有種敏銳的感覺，他八歲就好佛老之說，十一歲賦詩金山寺，十五歲出塞遠遊，已充分表現他的特殊秉賦的天才。年歲稍長，目覩天下國家大勢，慨然以天下大事爲己任。陽明秉性豪爽，抱負極大，有任俠氣尚，兼習各種兵法戰術，初時學習武藝，騎馬射箭，無一不精，真是「年少不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志向很大，意識又強，常常有完成自己志願的雄心。滿肚子聖賢豪傑的思想，以爲一手就可轉移天下國家大勢。就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發現他思想的苦悶，既慕聖賢，又學豪傑，究竟找不着一定的方法，確定的路線去努力實幹。可是，陽明的抱負志願，由來已非一朝一夕，認之甚清，而持之最堅，儘管在苦悶中打出路，在黑暗中摸索，他是斷斷不能放棄胸中大志的。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認清。陽明既然是下了這末大的一個決心，一心想做個聖賢，於是不得不去研究宋儒格物之學，費了很大的功夫去窮研討究，畢竟尋不着一些頭腦處。陽明嘗自述道：

「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種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傳習錄卷三）

陽明得到這個教訓以後，不得已只好放棄這個企圖，跟着一般醜俗學子一樣去學習辭章之學，以爲文章名世，不難震驚世界，運轉天下。廿八歲的那年進士及第，畢竟能一舉成名，觀政工部，措身仕途。從此，陽明便想用政治地位去發展自己抱負，可是事實上却大相逕背，受着在朝大臣層層的壓制，毫不能自由發展，至此陽明的思想發生極端的苦悶。聖賢之學既不易，政治之途又不通，難道就此做一官半職放下大志不幹麼？就這樣死心蹋地屈服在環境之下麼？這在一個平常的人是沒有什麼不可以，陽明却萬萬不能的。陽明於是又別尋道路，精習道佛，九華求道，築室陽明，化的精神真不少，因此大有成就。三十四歲回京任兵部主事，却又將一切學佛成仙，辭章學問的念頭打銷，去專研理學。這時候陽明已覺察到當時俗儒不求根本的大謬，貽誤天下大事。所謂仕子，大都溺於詞章記誦的書呆子，絕不講求人身心的學問。陽明認定這種情形長此發展下去，將貽害無窮，於是中心存了一個絕大而不得解決的問題：卽是如何轉移這種風氣。病在何處？如何着手？陽明雖有所省悟；但仍是一茫無所入的。這時期的陽明已由苦悶中漸漸發現了出路的綫索，但仍未確實的找着思想

的歸宿。

這種思想苦悶的原因，陽明自己也很明白，但在當時實無法可以解除這種苦悶的，陽明在其所作朱子晚年定論中自述云：

「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擾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得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

我們略將這段自述審思，便可以想像到當時陽明思想苦悶的程度。陽明具有毅力與智慧，自然不會長此在苦悶中討生活，更不會就此放棄偉大的前途。因此，陽明發創的光明便將開展在我們之前。

(二)學說的發創 有黑暗才有光明，經困苦才有成就。這原是一個自然律，人們不能加以否認的。陽明生平大志久懷胸中，學佛求道，「茫無可入」「依違往返」，這應該是人如何苦悶的時期呵！又值朝政不修，學術不明，陽明最後雖稍悟學問大本，想排除俗儒習見；但陽明終於是被大疑問包圍了，不能突圍而出。三十七歲那年竟因上疏救載銑 謫官爲龍場驛丞，陽明放逐貴州，明明是叫他上絕路。田蒙齋黔書云：「余嘗考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流於海外，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人所居，尤瘴癘荒微之甚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隸於黔」。前途險象，可怕如此，可是陽明並不因此而灰心，險夷得失，毫無所動，處之泰然。試讀他途中一詩，便可見他對此次放逐的態度

與氣魄：

「險夷原不滯胸中

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

月明飛錫下天風」

陽明歷千辛萬苦到了蛇虺翹、蠱毒瘴癘的龍場上任，做個小小的驛丞，無名可圖，無利可求，這時刻在危險中過活。假如不是具有偉大的意識與堅卓的毅力，他是沒有方法可以生存下去的，更不會發創什麼學說。可是一個有抱負有修養的偉人，他是愈困苦難艱愈能刻苦奮鬥，愈孤立無援愈能獨立競存。因此，他們的成就為常人所不及，而他們的困苦也為常人所不能忍。陽明的偉大發創就在此時。物質生活雖感着苦痛，可是精神上，他的思想已大放光明，已得到歸宿。不再如前時之苦悶徬徨。年譜中載：「夷人鴟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覺未化，乃爲石土柳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餉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嘲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罔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陽明處此艱苦環境中體悟了聖人大道，發創了格物致知，心即理的偉大學說，後來又覺察到學問的工夫，最重實行，不在空談，俱知行合一說。至此，橫互胸中卅餘年的一個大問題，頃刻開朗，雲消雨散了。陽明於是興高采烈的高

歌：

「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謬矣三十年，於今吾始悔！」
這樣實在奠定了陽明一生事業學問的基礎。故田蒙齋黔書說：「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之學也。」由此可知陽明謫官三年的成就是如何偉大呵！陽明自己對於這種成就，很坦白的加以承認，而且肯定的確證他的學說的正確性，已非過去學佛學道時的「且信且疑」的態度。試看下列的自白可以明白：

「吾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傳習錄一）

「……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傳習錄）

（三）學說的完成 陽明躋過了漫漫苦悶的長夜，受盡了苦難的磨折，達到光明之境，已尋覓到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昔時偉大抱負，從此不難發展。於是終日孜孜的窮研學問，遇事體驗。陽明學說因此遠近聞名，風傳全國。但我們要知道陽明的學說是由苦學與力行中得來，他的奮鬥一天不停止。則他的學說的進步也一天不會自停的。謫官三年後，調升廬陵縣知縣，這未始不是他實驗學問的好機會。年譜上說「先生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以開導人心爲

本，「滿甘泉（又名若水，陽明的道友）又說：「陽明在應陵臥治六月，百務俱理。」這都是陽明實驗自己學說的成效。學問與事業打成一片，原是陽明生平最用力的地方。當時一般學子（陽明尊稱他們爲後儒）尙詞章記誦，學問都不能適用到事業上，不知埋沒多少的人才。這是陽明所最反對的。因此陽明身體力行，要挽士林敗風，轉移天下風氣。凡其政令所及的地方，無不風化，而他的學說，也一天天的光大。三十九歲那年，劉瑾被誅，政府召陽明入京覲見，調任南京刑部。自是以後，陽明在社會上的信仰逐漸增高，自己的學問更有進步。四方學者都絡繹而來，拜師門下。陽明自己也孜孜勤學，一刻不怠。嘗致書諸用明說：「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常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敏，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勢有所不容已也。」這樣努力的結果，自然大有進展。因此，數年之間，竟能以一書生身分統領大兵，巡撫南贛，平定寇患，討平叛逆，陽明雖自認「將略平生非所長」，「強所不能儒作將」（詩集），可是親提戎馬，輾轉江右，累建奇功。這真是他生平學問的效驗處。同時陽明學問最大的成就，也就在這個時期。因爲征平宸濠以後，受奸黨思泰的陷害。種種容忍，曲全大局，功績雖大，但日處於讒謗中，危機四伏，在這種情況中，他大大的澈悟了「良知」的功效。「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年譜）他認爲這是人羣的至寶，亦是聖賢的門徑。自認「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詩集）爲生平第一快樂事。因爲「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錢德洪大學問案語）陽明倡良知說自此始。整個陽明學

說至此始完成。錢德洪說：「師學靜入於陽明洞，得悟於龍場，大徹於征寧藩，多難殷憂，勤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全集卷廿九）自此，天下有志學子都大寐得醒，深自警惕，以爲這是安身立命的千古絕學。（參從吾道人記）

陽明嘗自述這個時期親自體驗良知精神的經過，我們試細細審讀之，自可明白當時陽明倡致良知學說的由來與意義：

「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者也。」——書魏師孟卷。

「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撥，無不卽有省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與鄒謙之信。

「薛尙謙、鄒謙之、馬子華、王汝止侍坐，因歎先生自征甯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引去，更不着些覆藏。」——傳習錄卷三。

「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年譜二

「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傳習錄

「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瀬，無不如意。雖颶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同上

(四)正義的勝利 凡是一種偉大學說的誕生，在出世的當時往往是要遭受着反動勢力的打擊的，必須經過若干時代，方由後輩因認識而光大。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認識的不足，尤其是一種有革命意識的學說，更易遭時俗的侮辱。陽明自龍場悟學以後，他的學說漸漸傳佈，最初表示同情的，只有湛甘泉一人，彼此相見之下，志同道合，願共同努力推闡學說，後來陽明又發創致良知說，遠近聞風而景仰。陽明對此種學說深心獨得，既自謂由百死千難中得來，當然爲救人救世的唯一途徑，所以他要盡力的宣揚，使天下人士皆得聞這個聖道。自己悟道既晚，(五十歲才完成全部學說)深恐此千古絕學不得其傳，自不敢怠忽他的責任。陽明嘗自慷慨高歌：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詩集

由這八句詩可以看出陽明當時努力闡揚學說的動機與苦心，他那一種以道自任的勇敢活躍的精神，雖時至今日，我們還能想像得到。陽明自此專心發明學說精義，自認這是平生第一件事，第一個志願，嘗自歎「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祭徐愛文)其懷抱之所在，于此可見。直到逝世的那年(五十七歲)還說：「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戊

子與黃宗賢書）現在我們再高吟下列一詩，當更可感覺到陽明真誠佈道的偉大精神。那種急於傳道救世的情緒，躍然紙上：

一 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詩集

以陽明這種精神，這種工夫去闡揚光大他的學說，誠然是「不信人間耳盡聾，」風起雲湧，相率信奉的自然日盛一日，天下學風，一時大有急轉直下的趨勢。可是，前面已講過，一種偉大學說的誕生，在當時是一種不利的情形，必遭受時俗的反對，何況陽明這個學說，承千載，啓後世，一時朝野震動，這樣發展的結果，自難免時俗的反動，于是各方學者，羣起而興問罪之師。辨難則函牘反覆「千餘言」，（答岳文蔚書）攻擊則斤爲「病狂喪心，」（同上）怪不得陽明悲歌：「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鬥爭。」（詩集）現在我們且看陽明自述這種經過，可見當時責難的情形與夫陽明不屈不撓的佈道精神：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寄李道夫書

「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急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嗷嗷其言，其不容已者也。」——傳習錄卷二

「……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答羅整菴書

「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惜哉！」——答聶文蔚書

「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有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吾安得而非喪心乎？」——同上。

陽明爲着學說的救世，身受當世俗儒詆責，處處爲人陷害，毫不灰心，此中實有個聖人胸襟，他的學生錢德洪說：「平生（指陽明平生）冒天下之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饒饒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以來聖賢苦心。」（傳習錄卷三）這段話確將陽明應付當時非難的態度經過，全盤托出，確爲公平的論斷。這就是陽明正義精神之所在！

陽明這樣以全副精力抱定「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奚暇外慕」（答聶文蔚書）的決心去闡揚學說，誠然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一切的反動，遂漸爲正義所征服，其結果便「孚信漸博」。學說傳播日廣，講學之風日盛。我們試讀下列各段，便可知當日王學發揚

光大的盛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侍更滅，不能遍記其姓名者。」——傳習錄卷三

「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慰可勝言耶！」——丁亥寄安福諸同志書

「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余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從吾道人記

「總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爲之憂念不平，徒增悚懼耳。茶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己有，况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近維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與蕭子雍書

陽明學說在當代受時俗的反對，原是不足多怪的，可是他篤誠佈道的結果，當世即能發生很大的效果而且發生了一種力量，這却出人意料了。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正義的勝利。唯有正義才能得最後勝利，這就是一個最明顯的道理。

二 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

上文已將陽明學說創立的經過，詳細的說過了。現在要研究的是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我們已知道，陽明經過了三十年長期的苦悶、摸索、鍛鍊，發創了他的偉大學說。又經過了十幾年的精究，體驗，才完成了他全部的學說。由此可知，他的學說的成立決不是偶然的，或「生而知之」的。他那長期時間所研究的各種學術，實爲他發創學說的張本。我們要知道，大凡一種學說的發明，一定有兩種背景：時代背景與學術背景。個人的非常能力，自爲基本要素。陽明學說尤其是如此。假如陽明沒有那長時期研究的學術，沒有那個時代環境做背景，頓刻之間，決不能無所根據的憑空發明這種學說。關於時代背景，留到下節再講，此處要論的是學術背景。學術背景可分儒學、佛學、道學三方面來講。

(一) 儒學背景 儒家學說對於陽明學說的關係特別密切。陽明生平研究儒學的工夫很深。起初是誤用了工夫，後來才上正路。陽明嘗自述：「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思孟軻之言而恍然有見」。(別黃宗賢歸天台序)由此可見儒家哲學是陽明學說的根源。陽明學說全部的主要脈絡在大學上的「止於至善」，孟子上的「良知」。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說「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陽明全部學說雖根源於孔子，但他發揮的完全，理論的具體，實踐的確實，却能啓聖學的

精奧，爲聖人所未發，爲後儒所未悟，誠然不愧爲仲尼後第一人。徐愛（曰仁、陽明學生）說：「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學，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傳習錄卷一）因「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別湛甘泉序）於是陽明深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慨然以光大聖道自任，發明學說，詳闡聖學精旨，高聲疾呼「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得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書孟源卷）力勸當時學子回頭過來，認清這個至大至正的大路前進，不要爲後儒所惑，走上邪僻道上。陽明又嘗自寫壁帖，明言「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謬乎！」因爲陽明深明聖學的簡易偉大，但不幸周程以後一般儒者將聖學解釋得支離破碎，模模糊糊的失了聖學本體，我們由此可以明白陽明學說是以儒家哲學爲出發點，這是陽明學說的主要學術背景。但如果說陽明學說完全是爲孔孟聖學改頭換面的一種遺產，那是一種不近情理，毫無認識的論證。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現在我們要論到宋以後兩大儒派對於陽明學說的關係，這兩派的代表人物當推朱晦庵、陸象山二氏。前派鑒於兩晉的放蕩不羈，主讀書窮理，後者却深感漢唐支離破碎，直指本心。兩派各有他立論的根據與苦心，直到陽明時代，學風仍盛，尤以朱派爲最。陽明對於這

兩派學說都曾研究，并且都很有影響，所以也是陽明學說的儒學背景。陽明既非專繼陸學，亦非專排朱學，而事實上陽明對於朱派並未攻擊，而且頗為推崇。陽明曾說：「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朱子晚年定論）因為陽明所痛恨的是朱派末學之流。陽明嘗歎道：「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與陸元靜書）又「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答友人問）朱派本身的理論與王學，在大源大本上實有相同的地方。陽明與象山之學，雖各有特殊之理論與成就，但出發點上却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此有不少學者以為陽明是反朱派的象山繼承者，其實並非如此，這不過是過甚其辭的話。我們認為陸象山是王學的一種學術背景是可以的，一定說他是「繼承」，未免太失了論理的根據。假若學說而可繼承，則無待於陽明，誰個不可繼承？發創一種偉大學說決不是這樣輕而易舉的，居然可以繼承的。若說是宋儒，即是儒派祖先的孔孟，也不過僅只做他學術的背景，不能說是繼承的。陽明嘗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古人是非，自有定論：既非古人的繼承人，何必死命爭他是非，只要明白自己是非便足了。這樣大膽的把朱陸撇開，直發本學，豈是繼承人敢說的話麼？因為世間決沒有一個繼承人不死命爲他祖先爭是非的，誰願讓他的祖先受人侮蔑呢？當時陸學大受朱派排斥，而陽明却毫不在意的專心發明自己學說，認識自己是非。因為陽明論學有他一個基本原則：卽是「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天下之公也。」（答羅整菴書）學說的發創原爲天下之至公

，既非任何人私有，自然更不能由任何人繼承。所以我說自孔孟以至朱陸的儒家哲學，都是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陽明既非陸象山繼承人，亦不是朱海庵的盲目反對者。陽明眼光中的朱陸都是「不害其同爲聖賢」，並無所偏護。既未爲陸增一分價，亦未爲朱學減半分價。現在我們一讀下列陽明對於朱陸的批評，就可想見他公允而客觀的態度，可以充分表示陽明學說的獨立精神：

「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孟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答羅整菴書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源，斯非餘子所及。」——與席元山書（五十歲）

「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于晦翁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

答友人問（五十五歲）

我們讀過上文，可知陽明晚年對於朱陸是如何的推崇，公允中正的態度真叫鬼服神欽。的然是天下之公道！

（二）佛學背景 陽明在初期的苦悶時代，曾化費了很大的工夫研究佛學，這在本文前

一面已詳細說過。他以後雖自悔誤用了工夫，但他研究的心得，對於他後日創立的學說是頗有密切關係的。換句話說，陽明學說中佛家哲學背景是種根于其時。陽明嘗說：「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我們說他的學說與佛學毫無背景關係，當然是不對的，但若確認他是「禪學」，也是錯誤的。因「佛學的妙用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所以有許多學者沒有看到這「毫釐之間」，却視王學太「禪化」了，以致釀成千里之謬。我們現在應該把佛家哲學背景分兩方面講，一方面我們承認而且可以證明陽明學說中的聖學根源，另一方面，我們却又可以反證陽明學說並非純然是佛家色彩。明白的講，陽明化了長期工夫研究佛學，最後他是無形中擇其所長，棄其所短，充實陽明學說的內容。陽明對佛學並未毫無條件的接受或盲目的排斥，因為這個哲學對於他的學說始終是有密切關係的，始終是陽明學說的一種源流。現在先揭出陽明學說中的佛家色彩：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傳習錄卷二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學曾有是言，未爲非也。」——傳習錄卷二

「或問『儒與釋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
「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送門

人歸文

由上文可知陽明對佛學的認識是怎樣深刻，「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不論二家是非如何，但「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所以陽明實在得了佛學的精旨。佛家精神是陽明學說中一種不可磨滅的基本；這可說是定論。現在却要將陽明批評佛學的見解提出，以爲王學非禪的論證。

「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傳習錄卷一

「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與夏敦夫書
「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重修山陰學記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學之教，以化導其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諫迎佛疏

在這裏陽明明目張膽的指斥佛學在中國之不適宜，在我中國自當用天人之道以參贊化育，佛家是「外人倫，遺物理」，只能「獨善」，但無論如何「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因爲「佛者夷狄之聖人」，雖「仍不害其同爲聖人，但不適於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國聖人是「達則兼利天下」，「治國平天下」的，這比佛家的「獨善」却進一等。這裏很顯明，陽明是採用了佛家的長處——「獨善」，而棄其短——「外人倫遺物理」，所以王學決不是「禪學」！

(三) 道學背景 陽明初年既信佛，又奉道。陽明嘗自說：「僕生八歲而卽好其說」。

輾轉三十年，種下了很深的因緣，道學成了陽明學說的一種背景，是無可諱言的。但同樣的他並非十足的標準道學論者，不過是無形中採取了道學的一點精神罷了。我們不妨取陽明見齋說全文一讀，就可看見他那老莊派的思想如何濃厚。文中有云：「道不可言也，強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這樣神祕的論調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豈不很相類似麼？陽明的道學修養與道學氣質，是很明顯的表而出之的。馮甘泉說「陽明在廬陵臥治六月，百務俱理」，大有無爲而治的派頭。陽明生平又最愛遊山水，頗有道家風度，試讀下列各詩句，我們當可想見此岸然道者的神情：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

「雨到浮峯輿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詩集遊牛峯寺

「風吹蟬聲亂，林臥鶯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相榻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同上山中立秋

現在將陽明對於道學的見解錄下，我們可以由此看出他的道學根據：

「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藝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

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答人問神仙書

「問仙家元精元氣元神」，陽明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傳習錄

陽明有道家的修養，道家的氣度，真是做到了「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的程度，陽明對於道學功夫之深，由此可見。但他無論如何總不忘「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所以他並非純粹的道家，不過採它的精神而已。

本節關於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已分別說過，都有詳盡確切的論證。現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是「陽明先生溶化貫通儒釋道三家的真精神，取其所長，而爲陽明學說的學術背景，這個所融合的學說精神是整個而不可分析的。」

至此，我們對於過去及現在許多學者們所說的「繼承儒家」「繼承佛家」「繼承道家」，加陽明一些「禪學」「繼承」……等等名辭的評論，加以否認。並確證其立論的謬誤！

三 陽明學說的時代背景

時代背景對於一種學說的發創，其重要並不在學術背景之下。因爲學說的本身，多是時代反應下的產品。換句話說，學說之形成，只在時代的需要，其動機完全是適應時代需要。假如時代不需要，任憑天大本事也成就不了一種學說。沒有專制的時代，就沒有盧梭的民權學說，沒有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沒有馬克思的共產學說，沒有次殖民地的中國，就沒有孫文學

說。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至於陽明學說尤富有時代背景。因為他全部學說都是時代壓迫出來的。他發創這種學說的動機完全為接受時代的誠懇要求。現在分文化、社會、政治三方面來講：

(一)文化背景 每個時代，只要是合理的進化的時代，一定有個具有力量的文化做社會中心。假如這個文化中心不健全樹立起來，政治便好像失了輪軸似的要跳出軌道，而社會便只有走上動亂之一途，以致形成整個時代的痛苦狀態。所以一個時代的文化中心是不能少的！斷然不可少的。陽明正當明朝中葉，正是朱陸二派末流最後決勝負，朱派全權在握的時候。那個時代，朱學得統治階級的庇護與提攜，皇帝姓朱，更喜提倡朱家學說，於是大盛一時。可是實際上怎樣呢？朱子學說的真精神並沒有把握住，不過是一些後儒在搖旗吶喊，「黨同伐異，私心浮氣，將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結果社會上沒有一個具有力量的文化做中心，只養成了一般富有奴隸性，不生不死，萎靡不振的士大夫來做「中流砥柱」。並且還不安分做跡，却要橫行天下，使社會人心大受動搖，形成了一個精神動亂的國家社會。故當時陽明目睹這般情況，大大觸動了一種革命情緒，欲為時代另開闢一條生路。嘗慨乎其言之道：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傳習錄卷二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

者不復以此爲學。……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漸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術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睹。於是乎有訓話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修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聖人之學，日遠日晦，付功利之習，愈趨愈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梟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其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所在，以爲不知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

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

——傳習錄卷二

「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話，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傳習錄卷二

「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終是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淅淅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但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傳習錄卷二

「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擱了幾多英雄漢。」——傳習錄卷三

「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寄楊樹德

「今時友朋，所視以為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惑夫俗子之視聽。」——寄張世文

我們讀過這些詆詞——正義的吶喊，只要我們尚有人心，誰都要以萬分的誠意表示同情。那個時代，文化的動亂，真是一萬徑千蹊莫知所適，「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習以成性，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世上講學術的人，誰都不曾「誠心實意」，

不過是稱名借號，以濟其私，因此大家都練就一手好本事，「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結果便成了「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真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大家都是「勞苦纏縛擔擱一生」了。學術不明，士風衰薄，真不知犧牲了多少英雄漢。陽明先生誠慨乎其言之！

陽明身處這個時代，目睹這種現象，一身都是病，無從着手，所以再三歎息，指出時代的文化已出了行進的軌道，後患未已。陽明嘗自悲歌：「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因仍。晚途益淪溺。」（詩集）不勝感慨。他的學生錢德洪曾說：「當時師黨末俗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滄陽諸生書按語）由此可見王學動機苦心所在。陽明純然是一片赤誠要健全社會文化的中心，為時代所迫，不能不如此。他吶喊天下豪傑之士者為之倡，聲言「天理在人心，終有不可泯，良知之明，萬古一日。」他堅決的自信「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陽明以最大決心糾正這個學術誤人極端動亂的時代的錯誤，這種文化革命，時代是非常急切需要的。

以陽明那樣忠誠熱烈志向遠大的文化革命大師，親身感受着文化病症的種種苦楚，種種威脅，他決不至叫阿彌陀佛，獨善其身罷了的，因此在這個大時代的洪爐下，以一生的精力，竟發創了他那救人救世的陽明學說，這決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二) 社會背景 由於文化的不上軌道，以致演成社會的動亂，這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上文陽明已有詳盡的揭示。在此，我們便應研究當時的社會動亂到什麼程度。毛大可說：「有明世多亂，自永樂之蒲台，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弘正，凡畿南河北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陽明傳纂卷二）到陽明時候，更爲猖獗，如長江以南的江西，廣東、福建，湖廣交界千多里地全爲具有數十年歷史的盜匪謝志山、池仲容、陳日能、詹師富諸賊盤據。地方官吏，上自巡撫，下至府縣，個個無術應付，而且有的還要聽命於匪，官軍屢次出剿，都無結果，盜匪之後，又繼以宸濠的叛變。長江一帶頓成混亂狀態，人民流離艱苦的情形，可想而知。一個社會變亂到這種狀態，實非時代之福。陽明親見這個大難來臨，看見社會上的非常變亂，正是「滿眼兵戈事漸非」，（詩集月下吟）中心惻然悲慨。他於是悉心研究這種動亂的原因，而結論則歸源於「民風不善，教化未明」（年譜）。當時的民風敗壞到什麼情形，陽明曾明白具體的告訴我們：

「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詩集

「世衰俗降，朋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思意殊爲衰窳可憫。」——黃宗賢書

「願今之時，人心墮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寄希淵

「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與黃宗賢

像陽明所揭示的社會黑暗，真是世衰俗降，人人都是勇於趨逐聲利，雖赴湯蹈火，亦不以爲危險。卽陽明平日頂好的朋友，到這時候也竟改頭換面去希俗取容。人心陷溺到此程度，天下事勢真如沉痾積痿，難怪陽明悲歎道：「人間酷暑避不得」，「東風無力起瘡痍」，「人世傷多難，壯心都欲盡」，「濟世渾無術，違時竟愚笑」——詩集

到這個時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已非其時了，只有從根本上立拔本寒源之論，從明學，正人心做起，始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由此可知陽明學說的誕生，實爲當時社會之賜呵！

(三) 政治背景 整個社會失了文化的中心，社會上又暴露了動亂不堪的狀態。在這種情形發展之下，決沒有好的政治現象可以產生。反之，正因政治失了文化中心的依據，離了正常軌道，所以形成了動亂的社會。究竟陽明時代的政治是一種什麼情形，胡越君有個說明（胡著王陽明）：

「明朝自從正德皇帝入承大位，寵用太監馬永成、范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八人，個個命他執掌宮中大權，那班太監費盡心思，造作許多巧僞的事，去引誘正德。從此正德日夜在宮中，不是擊球走馬，便是放鷹逐狗，荒蕩淫樂，無所不爲，把國家大事盡行交付太監去辦。其中劉瑾等的是司禮監，權力最大，無惡不作，一班諫官，交章彈劾，宮中置之不問。大臣劉健、謝遷等也連本伏闕上書，請誅八人，無奈正德被一班太監圍困宮中，與諸大臣不得見面。劉健、謝遷等沒法，便上章求去，劉瑾趁勢矯詔聽從，又把

其餘懷恨諸臣暗中害死。就此獨攬朝綱，給事中劉蒞、呂紳聽得劉健等一班剛直老臣免官去位，朝裏沒有正人，國事益發不堪，連忙抗章請留。正德不聽，南京戴銑、薄彥徵等許多科道官聽得正德如此胡爲，也星夜連本奏上，說元老不可去位，太監不可任用。劉瑾聞奏，暗暗挑動正德發怒，正德果然下了一道詔書把戴銑等一律提解到京，廷杖削籍，監禁天牢。

由這段簡明的記載可以見到當時政治腐敗的程度。後來陽明自己也因上疏劾戴銑而謫官貴州，幾乎性命不保。國家政治敗壞到這般田地，還有何說呢！陽明既無才過問政治，輒於詩歌中發洩對當時政治悲憤的情緒：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
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閻閻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詩集元日霧

「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

——詩集等艸

「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杯淚欲傾。」

——詩集楊蓬菴侍隱

政治現象的難堪，使陽明感到極大的刺激，雖有澄清大志，奈無萬里風。不知他領了多
少熱淚呵！日子久了，自己又久經宦海，頗多感慨，故嘗歎道「人在仕途，如馬行渾田中，
縱復馳逸，足起身陷，其在驚下，坐見淪沒耳。」（與陸元靜書）「仕途如爛泥，忽入其中

，鮮易復出。」（與黃宗賢書）這也可見陽明對當時政治的苦悶情緒。

在這種政治背景之下，我們試想想陽明作何感想。他認為這都是功利齷齪所形成的結果，要想改良政治，不能不在根本上排除各種流行的邪說。所以陽明毅然提出他的致良知學說，以求根本的救治。由於這種積極的政治改革觀看來，我們就可以想見陽明所受當時政治背景的影響是怎樣的深刻呵！

文化離開軌道，整個社會國家失了中心，以致社會動亂，政治腐敗。這是陽明時代所發生的現象，在這一時代劇變的背景之下，陽明學說之誕生，原是一種歷史的使命，時代的要求，由此可以想見這個學說的精神所在。時代對於陽明學說的期望是如何的殷切呵！

四 陽明的認識力與創造力

上文已將陽明學說的兩種背景——學術背景，時代背景，詳細的闡述了。現在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究竟陽明學說的源流是那幾種？上述學術背景時代背景自然是陽明學說的兩種源流，但是我們應該明白陽明那個時代，到處都是儒者，道者，天下飽學之士正多，又同在那一個時代，為什麼偏偏只有陽明一人發明這種學說呢？為什麼陽明初發創學說的時候，不為衆人所瞭解而目為邪說呢？這些問題，假如憑空去玄想的話，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這其中，實在有個大道理在。

我們已經知道，凡是一種學說的產生，應有三個條件，即是個人的才能，學術背景與時

代背景。這三個條件同樣的重要，缺一不可。但比較上最主要的却是個人的才能。因為有個人的才能，才能認識時代與學術的背景。才能有種勇敢的創造力，尤其陽明學說更是如此。生在陽明那個時代的人物很多，具有陽明那種學術工夫的想亦不至絕無僅有，何以偏偏只有陽明能發明？這裏先說個比喻，譬如一個大病的人，經過一百以上的名醫診斷，這些名醫，他們所診的，人是同是一個，他們所學的醫術同是一種祖派，程度雖有淺深不同，但他們學術的根據，一定不會相差很遠。這些醫生，他們所處的環境，所得的機會，都是一律平等的，但最後診治的結果，只有那個具有透澈認識力的醫生能夠看到病的大本大源，同時他又具有勇敢的創造精神，他於是可以不受傳統的限制而勇敢的創造一個前人所未用的藥方，對症下藥，這種情形之下，病人當然是急切需要；可是同伴的醫生，一定是不勝駭異而目為「邪妄」的。必須這獨特的醫生苦口婆心的告訴他們這個道理，才慢慢可免他們的錯解。而病人服下了這包藥之後，自可「拔本塞源」，「起死回生」。這位醫生是誰？就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陽明先生。因為只有陽明先生能認清時代大病之源，也只有陽明先生能兼得真確見解發創這個藥方。他嘗說：「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曾經折股，方能察人病理。」（傳習錄三）這位醫生，該是如何富有認識力與創造力呵！他一生所用的學術工夫這或許有人可以趕得上，但那種認識創造力是再找不到第二個的。所以假若陽明沒有特殊超出衆人的認識力，創造力，決沒有陽明學說的產生。因此，陽明本人的認識力創造力是陽明學說最主要的源流。換句話說，陽明學說是創造的，革命的。現在再引

幾段陽明的詩文，也足以證明他見道之真，創造之力：

「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露微。」——詩集秋夜

「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與席元山書

「乃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改。」——與陸元靜

「自孟既沒，此學失傳幾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書魏師孟卷

「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傳習錄卷一

「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傳習錄卷三

「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爲贅疣，苟有一念相慕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復唐虞佐

「某恐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與鄭啓範

陽明「心地如空水」，可燭見萬物，社會種種形態，雖變幻百端，仍難逃陽明的觀察。

這就是陽明認識力的非常，所以他能見天機隱微，能發淪沒千載之聖學，能無中生有，自信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確證他學說的成立。苟沒有非常的創造力，也不能有這種驚人的成就。

五 結論

陽明學說的源流，本文已分別的詳細闡述了。我們已經明白的知道陽明具有透澈的認識力與健全的創造力。處在那末一個急症病的大時代裏，又有充分的精到的學術背景，在這多重特殊背景之下，才形成了這光耀千古的陽明學說。

第二章 陽明學說的中心

一 陽明學說的四大基本

陽明學說的範圍包括着整個人生與全體社會，可以說是一種改造社會促進人生的學說。我們如果想把這種廣大豐富的學說來認清楚，首先應澈底研究的是陽明學說的幾個基本。由這幾個學說基本，我們可以把握着陽明學說的中心，可以認識陽明學說的真精神及其偉大價值。

分析起來，陽明學說有四大基本，即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萬物一體」。陽明所有對於人生社會各方面種種問題的解釋推闡，都是由這四個基本出發，這四大基本是陽明學說的中心。

二 心即理

「心即理」說是陽明最早悟到的學說，可以說是陽明學說的一個主力點。陽明三十七歲的那年，謫官龍場，正是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的時候，他對於人生感覺到一種極大的刺激，大悟徹悟，知道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從此陽明胸中有個偉大的主宰，這個主宰成就了他一生的事業與學說。現在將「心即理」的內容闡明如下：

(二)心理精義 心卽理說把「心」與「理」打成一片，此心此理，只是一個。這裏我們就有個問題。究竟陽明所謂心，所謂理，是作何解釋，它的具體觀念是什麼？這種觀念精義之所在，我們不能不先得一個詳確的解答。

【心】 陽明認爲宇宙萬物都不外此心，這個心實是包羅萬象的東西。陽明曾有詩句道：「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詩集詠良知》這裏明白的指出「心」是萬化根源，是人的定盤針，可是終究不曾指出一個具體讓我們肉眼看見。照生理學上講，人人都有這末一個心，那是一團團血肉，這却是人人所易曉而無須有什麼哲學體驗的。陽明說：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傳習錄卷三

「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傳習錄卷一

由這裏可以知道，凡能視聽言動的知覺，便是心，這個心已經很容易爲我們覺察到。雖然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把這個心解剖。然而，我們却可以用哲學的方法去體驗。惟其這樣，所以顯現它的偉大性，天地萬物全憑這個知覺，天無心不成其爲天，地無心不成其爲地，人無心不成其爲人。更明白的說：「充天塞地間，只有這個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

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沒有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傳習錄卷三）這裏所指出的靈明即是指人的知覺而言，這個靈明，這個知覺，即是我們的「心」。這個靈明原是明明亮亮的，「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所以學者却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傳習錄卷一）這幾句話中，已具體的指示我們這個心是「萬化根源」「無物不照」，我們由這個心的效能方面已經可以明白心的精義。——心是人類的知覺，如明鏡一樣靈明，是萬化根源，無物不照。

現在我們再由心的本體上來認識它。在沒有研討之前，試先看陽明所指示給我們的本體：

「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傳習錄一

「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是個天理。」——同上

「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自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事順應。」——同上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同上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傳習錄卷二

「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賅；原只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傳習錄卷三

「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
答汪石潭

「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也。」——答王虎谷

「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答徐成之

「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同上

由上面的揭示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心」的本體含有下列各種性質：（一）寂然不動，（二）天理、（三）天淵、（四）弘毅、（五）明是非。分開來講是有上面五種性質，但在精神上，實質上只是一個「天理」。就是說，自心的本體上觀察，心的本體是「天理」。只是「惡人之心失其本體」，所以人心都失了他原有本來面目，而有人心、道心的分別。陽明嘗明白分析道：「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傳習錄卷一）

這裏已分明指出「人心」原只有一個「道心」——「天理」。這是個個人原有的，只是因「雜於人僞」而「失其正」，一變而爲人心，分成二個心了。這都是失了心的本體啊！

心的精義，現在可以得一個確當的解答：「心的本體即是天理，寂然不動，廓然大公

（感而遂通）這個靈明便是天地萬化的根源。

【理】由上面的推證，可知人「心」本體就是天理，「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傳習錄卷二）明白的揭示天人爲一，萬物一體，其中只有一個天理是主宰一切的。現在我們要研究天理又是什麼。

陽明嘗說：「理也者，心之條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博約說）「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天理原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這裏已指示我們天理的本質爲（一）天理自然，條理節目，森然畢具；（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無人欲之私。（不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答倫季式書）由這三種本質來推論，可知天理並不是什麼神祕的名辭，乃是人人可體察，人人可實行的。一個「天地萬物自然之理」，這個天地萬物自然之理原是「天理自然」，「條理節目，森然畢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的。只要我們能細心一體察這天地萬物的自然現象，就會相信這種理論的確當。陽明千言萬語所指的「天理」，就是這個天理（天理萬物自然之理），並不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怪物。

「天理」「人心」的精髓，已分別的推證出來了，人心的本體就是天理，天理即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條理森然的，也可以說是天地萬物自然現象的常理。這個天理，實際上是我們人人所能捉摸，所能體驗的。換句話說，這個天理原來就存在人們的心中，是人人可以知

覺的。陽明將這末一個千古傳爲神祕的東西看得如此分明，體驗得如此親切，爲世人一語道出，這真是勇敢的創舉啊！

(二) 心卽理的眞精神 人人之心卽天理，上文已明白說出，現在要將這心卽理的眞精神加以研究，約可分下列三種：

【萬物在我心】 萬物都在此心中，心之外，這世界再沒有什麼東西可誘惑我們的，我們一切需求，一切理想，都寄託在自己的心上，這實在是因爲心中已包羅萬象，凡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可於我心得之。陽明倡明這種精神世界，實在是爲人類精神上道德上創立了無限的幸福，開闢了無盡藏的偉大新世界。我們且看陽明自己說的話，當更明白：

「心卽理也，天下可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傳習錄卷一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傳習錄卷二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與王純甫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

——傳習錄卷二

「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同上

陽明在這裏已再三明白的告訴了我們「人心卽天理」，這個天理是萬事萬物的歸宿，我們要想明白萬事萬物之理，只有到這個歸宿地——「心」上來。因爲世界雖大，但除此心之

外，無物、無理、無善、無義的啊！故陽明歌曰：「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贈伯陽詩）

【心與物一貫】陽明對「心」「物」兩個東西，是以一貫的道理看待的。雖口口聲聲說「心外無物」，但他並沒有否認「物」的存在。陽明嘗說：「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大學問）這裏把心物兩個東西說得如何明白。他又說：「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實際上我們眼前所見到的天地萬物難道陽明沒有看見麼？他是看到的。正因陽明較普通人看得清切，所以才發現心與物一貫的真精神。一般人所見到的只是一種外形，並沒有發現這天地萬物造化的大道理，真精神。且看陽明的話：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答羅整菴

這裏言出所謂「心」，所謂「物」，都不過是「理一而已」，實在是一貫的道理，心物實際上都是存在的。陽明並不是把「物」拋開了，專指這個「心」。陽明曾說過，「心者身之主也……有知而後有意……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則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傳習錄卷三）這裏已告訴我們心意之所在為物，更指出「事親」「治民」「讀書」「聽訟

「……都是心之所用於事物的。我們的心並不是如佛家一樣空幻的，乃是時時刻刻有個物的。」「意之所用必有其物」，這就是心物一貫的道理。陽明這種發創，把世人認爲兩極端的「心」「物」打成一片，無物不成心，無心不成物，實在是人類進化中一個大發現。可惜至今還沒有爲世人所理會哩！

【求實不務外】陽明平生講學做事，都切求實際，不務一個外表，這由心即理說便可以推證他這種精神的根據？因爲心即理說最大主旨是要矯正人類虛偽的過失，醫治許多病痛。有些人明明是自私，做出事來却講出許多道理，惑人聽聞，這是社會最不好的現象。陽明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我如今說這個心即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僥慕其所，要求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用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傳習錄卷三）又說：理者，氣之條理也，氣者，理之運用，陽明這說話，已很明白的昭示我們社會虛僞的病態，揭出他心即理的真精神，並且指出天理實際運用的妙處。

陽明主張人生求實，痛惡虛僞的社會，嫌恨外表的虛搆，所以這個心既是天理，便應當一毫不假的循着天理去行事，不雜一些人欲。比如「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

是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傳習錄一）這裏所謂誠孝的心，卽是未雜一分人欲的心——天理真面目。這種求實求真的精神，對於人類行爲是大有關係的。陽明實踐苦學，卽出發於此。實在是心卽理說一個主要精神。

（三）心的動靜 人心的本體是天理，天理是恆久不息的，因而有動靜的問題。普通所謂動靜，是以行動爲準，但陽明所謂動靜，是以天理人欲爲標準的。循天理的雖是動亦是靜，從人欲的雖靜亦是動。真靜真動，只有以天理爲依歸。現在且看陽明告訴我們的動靜：

「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答陸元靜書

「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所謂動靜無端，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傳習錄二

「動靜只是一個，分別不得。」——傳習錄二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動靜皆有事焉。……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答倫彥式書

看過上文，可知心的動靜只是一個，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只是人心天理是「恆照」的，所以至誠無息。陽明提出這個動靜說，用意在要人能循天理去講學做事。只要能循天理，便無間於動靜，因為這樣才「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倘要跟人欲去行，「便槁心一念，未嘗靜」。自宋明以來，許多學者都講靜坐，但未知動靜的真體，以為閉目靜坐便是盡了靜的能事。所以陽明揭出動靜真體，暗示一些學者不可勞精疲神在假動靜上求一個佛門般的沉空守寂，只要在人心上循這個靈明——天理去行就是了。這樣即使「酬酢萬變」仍「未嘗動」。人們儘管實心任事，儘管去動，並無礙於靜。這樣精確深切的認識，固是陽明行為哲學的基點。它對於社會的行為應該是有多大的貢獻呵！

(四)唯心辨 陽明心即理說誕生以後，當世就被人斥為「禪學」，現代又有許多學者說它是一「唯心論」。於是有許多學子，你問他們看陽明學說沒有，他們却滿口答應陽明只是唯心學說，言餘之意，似乎滿不值一讀的模樣。這就是中了「唯心論」者的惡毒宣傳，以致一部健全的學說，居然四百餘年還不會在社會上發生一些效果。這是一個如何巨大的損失，如何可怕的誤解呵！我起初研究「心即理」說的時候，也是捉摸不定，仍然以為它是絕對的唯心，但後來再三把學說全部的精神研討，才漸有所體悟，久而久之，發現了這種學說的真精神，於是才釋這個大惑，破這個大謎，確斷「心即理」說並非唯心。將理由推證於下：

陽明學說的誕生，全是百死千難，千辛萬苦中得來。比如心即理說正是謫官貴州，身處夷狄，生死動念的時候，本是由實踐中悟到的學說，並不是空虛無用的。假如僅僅止於空虛的「唯心」，陽明又怎能酬酢萬變，更何能做出一番救人救世的事業？這都是因為他學說富

有實際性，客觀性（唯心却是主觀的，空虛的）。「真表現於事爲者，正其學術精詣所醇化一（梁任公語）由此可知陽明學說本來的面貌，原來的主腦，只是在實用於世，並非專主唯心，爲世上多掛一個虛招牌。假如要專主唯心，陽明何必不終身九華修道呢？何必那樣處於艱苦中探求學術呢？何必要苦口婆心的傳佈他的學說？這是由學說的出發點上證明。

其次由學說的真精神上說，前文有一段已指出心即理說的真精神是心與物一貫，求實不務外。世人誤以心同物是兩個絕對不同的東西，所以世界上鬧到現在，還在叫着唯心唯物的論爭，其實這都是不甚確當的。陽明却將這心、物打成一片，他所說的求實，內者爲心，外者爲物，只是萬物之理，盡歸於心。並不會把物理拋却了。由此可知陽明並非唯心，更非唯物，只是把它們看作造化常理，打成一片了。

最後，我們由心即理說本身的實質來講：陽明說心外無物，因爲人的行爲皆源於心，達於物。「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傳習錄一）「身心意知物是一件」，（傳習錄三）心物爲一，無分界限，更無分輕重，可以說是無物即無心，無心即無物，「心」意之所在，即爲萬物自然之理，心必達諸物理，倘無物理，便是死心了。所以萬物在我心，不過是說破我心與萬物爲一，（這是萬物造化一體的道理，下面即可講到）由此可知心物非相敵，乃相成。「心雖主乎一身，實管乎天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一人之心」。（傳習錄二）今人說王學唯心，只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是闕而不達。要曉得這二者實是有個相成的道理在。陽明說「心」未嘗一次把「物」字拋開，而且他還恐

怕人家錯會他的學說，所以有好些時候，還特別的提出「物」來說明，這真是解當世之惑，破後代之疑。我們且看他所說的，當可徵信：

「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傳習錄二

「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同上

「……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同上

「天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同上

「今時同志中，雖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物）與良知（心）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不察也。」——答魏師孟

陽明在這裏口口聲聲說「莫遺物理」，「莫遺外」，用意之所在，難道我們還是「闕而不達」，還要爲他加上一個唯心的頭銜麼？學者們對學術研究的不忠實，真令人歎息不置！這是陽明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迷途其未遠，來者尙可追！

三 致良知

陽明在龍場悟到心卽理說以後，胸中主宰全是一個天理一個靈明。但他千思萬想，只是

存了這末一個意思，究竟不能明白的指點出來。到五十歲（正德十六年，西曆1521）的那年，平定宸濠之變，才悟到這久存胸中的靈明就是「良知」。方才把這個千古要訣指點出來。陽明嘗自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點出此意，真是直截，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求索。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說得十分下落。」（傳習錄二）由這種悟學的經過看來，可知良知二字是陽明學說中的主腦。

（一）良知精義 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這裏已指出良知兩字。陽明在初學的時候，當必也讀過這「良知」二字，何以却要遲到五十之年方才指點出來呢？由這點上觀察，即可知陽明所謂「良知」與孟子所謂「良知」是各有其命意，各有其精神的。孟子的良知是與良能並立的，而且並沒有什麼具體切實的觀明，只是說「不慮而知」；可是陽明所謂良知的，却推闡得十分明確，他的觀念也很清晰，並沒有什麼神祕色彩。他把「良能」「良知」的觀念包含在良知之內。明白具體的講，陽明所謂良知是具有健全的理智與情感的精神，天地萬物的一個最有力的主宰。我們且看陽明自己的闡說：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憫，此便是良知。」——傳習錄一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恆照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

未嘗不在。」——傳習錄二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靈明，即所謂本然之良知，其靈明靈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同上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同上

良知之在人心，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同上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同上

「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答南之善

「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心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本也。」——書宋守乾卷

「天理在人心，互古互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傳習錄三

「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慚愧。」

——同上

由以上的闡說來研究，可知良知本身的精義有下列五種：

【宇宙本體】「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良知是心的本體，心之本體，就

是天理，所以良知即是天理，是先天固有的。

「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宇宙的本體。天理之間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答聶文蔚

【人人固有】良知是先天固有，所以個個入都有這良知，這良知便成了世上最普遍而又最寶貴的東西。「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無有不同是良知的，是「人皆有之」的，「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因此，這世界上，只有這良知是「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了。

【千古不滅】良知是宇宙的本體，是「造化的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這個天理的明覺——良知，因為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所以「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惜陰說）由此可知這良知是「互萬古，塞宇宙」，「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的」。這良知是千古不泯的。「隨你如何，不能泯滅」的。

【三種本質】良知具有「知」「意」「情」三種本質，「知」是心之本體，其靈明靈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良知是真誠惻怛的，這即是「情」，所以良知具有知、意、情三種本質。

【富有本能】良知因具有知、意、情三種本質，所以富有廣大的本能，良知隨時隨地都是「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溥博淵泉」的。這良知既具有

這多種本能，所以無富貴之可慕，無貧賤之可憂，無得喪之可欣戚，無愛憎之可取舍。

至此，我們可以爲良知得一個精義：

「良知是宇宙的本體，人人固有，千古不滅，它具有知情三種本質，富有偉大的本能。」

現在且讓我們高歌一曲：「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

何必中秋節。」——詩集中秋詩句

「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詩集贈伯陽詩

(二) 致良知的精神 良知的精義，我們已經知道，現在要研究致良知的真精神，究竟我們爲什麼要致良知？致良知與我們個人的生活，社會的活動又有什麼關係？這種問題在此應得一個解答。

良知原是「千古聖學之祕」，（寄薛尚謙）它的妙用，陽明極稱之爲「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答聶文蔚）這種妙用，誠然是「造化的精靈」，「怪不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傳習錄三）由此可見這良知是「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的。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傳習錄二）陽明嘗歌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古皆過影，良知乃吾師」。（長生詩）良知妙用如此，它的教驗自是驚人。茲舉其大端推闡之：

【本體可闡明】 良知原是人心的本體，宇宙的本體，這個本體是常放光明，日夜開朗的

。但有許多人們，却把自己的本體遮着了。好比一面鏡子，原是光光明明的，不幸竟蒙一層厚灰，便黑漆漆不見天地本來面目了。所以要用手巾拭淨灰塵，方才復得它光明的本體。良知也同這個道理一樣。凡是被私欲遮蓋了的，便喪盡了天理，只有格物致知，才可復得本體。這是致良知的主要精神效驗，所以陽明嘗說：「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傳習錄三）「良知本來面目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傳習錄二）又說：「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傳習錄三）都是要復本來光明的意旨。這樣能致良知，那末人的本體（即是宇宙的本體）可復開明，由此天地萬物，都可順其理而行了；「事物物皆得其理」了。

【人格真平等】良知是個人都有的，無論聖賢愚知，原都是不缺分毫的，但因不全然都存留本來面目，所以人格才有區分。這種後天的錯誤損失，只有致良知才可以補償。如個個人都能致良知，則人格仍是一律平等的。所以人的秉賦，原是真、真、平、等的。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他能存此本體，倘人人能存此本體，誰又不是聖人呢？陽明由良知的觀念來說明聖人的身分，這是多末簡易明白呵！歷代人物多視聖人為一極神祕而不可思議的名辭，經過陽明這種直截了當的解釋以後，世人才恍然大悟，聖人原是人人可以，而且應該做的，並不限定禹湯文武孔子子思，誠然是「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詠良知詩句）所以人

們如能致良知，那末大家的人格才可平等，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平等，才是真平等哩！現在，我們再讀陽明自己講的話，當更可體悟它的真實性：

「良知是造化的精靈……，人若能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傳習錄三

「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傳習錄三

「緣此兩字（良知）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寄鄒謙之

「言良知，則使人尤爲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答季明德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昏黑夜里，亦隱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傳習錄三

「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認識，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照妍媸。」——傳習錄二

「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不能混也。」——同上

「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故能致，卽與聖人無異。」——同上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白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

，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願萬事而無情也。」——同上

讀過上文，我們對「致良知可爭取人格真平等」的信念，更爲牢固。無論聖賢愚庸，只要他們各能「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各各下自己的功夫，結果便都可以爲聖人。所以陽明不覺手舞足蹈的歌道：

「一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

詩集詠良知

【高尚新道德】我國社會進化中，道德觀念是佔着很重要地位的，但最大的弊端是有許多不合天理人性的虛文。聰明的人多掛其名而棄其實，老實的便多半被這舊禮教束縛了。因此，社會上繁文禮節愈多，混亂愈甚。終至成了社會的贅疣，失了道德原來的作用。而新的高尚道德又沒有誰敢發創。無怪陽明悲歌：「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碧霞池夜坐）這青天就是陽明所謂良知，陽明倡「致良知」說以良知爲人類行爲最高的規範。一個人無論有什麼念頭，有什麼行爲，都要經良知的判斷。假如能這樣去做的話，良知便成了社會上的高尚新道德。因爲良知是「恆照」的，「明是非」的，如明鏡一般的光明，任憑什麼怪東西，只要經過它的眼前，無不是非立斷的。因此，良知便成了社會的高尚新道德律，這種立論完全是根據人性天理而來，既破除了舊禮教的繁文虛節，又創立了新道德的標準，這對於社會的進化是大有關係的。現在我們試看陽明自己的議論當更明白：

「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

，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傳習錄三）

「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無有不是處。」——傳習錄三

「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同上

「人若知道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同上

「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は無靜無動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同上

「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然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傳習錄二

「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大學問

這裏明明白白的揭示我們，致良知是「學問頭腦」，是「靈丹一粒」，是「指南針」，是「明白簡易」的高尙新道德。因爲「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多少邪思妄念，到這裏一覺就消融。」只要我們能致良知，便可「隨感隨應」，

「是非只依着他，無有不是處」。所以致良知是人類高尚新道德的規範。這種精神在今日的世界是有他最偉大效驗的，我們應特加注意。陽明先生在這裏講得分分明明，世人爲何還不來體悟這個新道德哩！

【處世有妙用】 陽明倡致良知，主旨在致實用，以利人羣。倘若人人能復天理自然之性，要得一個完全的良知，便可明察萬物，造化一切。處世應變更有妙用。良知能「戒慎恐懼」，「明誠相生，常覺常照，物之來者，不能遁其妍媸。」（傳習錄二）所以能發生最大的妙用。陽明告訴我們：

「致吾心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傳習錄二

「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同上

「（張）儀（蘇）秦學術，善揣摩人意，無一些不中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傳習錄三

「昏闇之士果能隨事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傳習錄二

「凡處得有善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傳習錄二

「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同上

「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從吾道人記

「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勿自得也。」——書朱守乾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假若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那末「見聞酬酢」都是良知「發用流行」，其結果便「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任何「毀譽得喪」，「富貴貧賤，患難夷狄」，都不足以動其心。到此地步，真是「先天而天不違」，「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世間還有何等事處理不了？陽明稱道蘇秦張儀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可惜錯用了。陽明自己譎官寵場，討平叛亂，一生在憂患中過活，但他却「無入而勿自得」，而且居然做出一番事業，這就是致良知功夫的實效。所以我們如能真實去致良知，處世是妙用無窮的。陽明說：「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答董汪羅石）良知的全盤效用，這裏已一口說出。

上面將致良知的真精神分析闡明的結果，我們已經知道致良知包括四種主要精神，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解答前面提出的幾個問題，爲了增進個人與社會的幸福，爲了促進文明的進化，爲了全人類的前途，所以人人應該要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方 致良知既然是這般的重要，我們於是不得不研究致良知的方 陽

明對這方面，也有具體的方策。歸納起來，大概有誠意、格物、靜坐三個方法。茲分述之：

【誠意】陽明嘗說：「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傳習錄一）」「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同上）「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舉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而差，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傳習錄二）由這話看來，可知陽明認定誠意是致知的根本工夫，「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同上）陽明平日論學，對這方面更多切實明白的說明：

「僕近時和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與黃宗賢

「明善爲誠身之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功，則明善是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王純甫

「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與朱守忠

「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微，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寧，明惟誠也，故常明。」——南岡說

這裏陽明指出「立誠」二字，口口聲聲告人以立誠之道，惟有立誠才能說是「從心髓入微處用力」，這樣方可立天下大本。所以誠意是致良知的第一個方法，是天地日月聖賢的主

腦。

【格物】朱子的格物是窮事事物物之理，可以說是一種僅止於「求盡物性」的科學的哲學基礎，而陽明的格物，最大主旨在一盡人性，而後及「物性」。他說：「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傳習錄二）他主張「須能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傳習錄一）這可以說是一切科學的哲學基礎。所以陽明的格物，意義較朱子的格物更爲廣泛，更爲重要。他對格物的解釋是：「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一爲善去惡是格物一。」（傳習錄三），意思就是除天下之大病，棄社會之大惡，正本清源，立天下大本，這就是格物。陽明初年亦曾力行過朱子的格物，費七日工夫，格庭前竹子的道理，不但無所得，而且染病。後來謫官龍場，悟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心此理只是一體，心與物同樣是一體。只要能盡人性，然後物性自不難明白。所以他主格物是格這個心，格這個心，便是「止至善」之功。（傳習錄一）能格物以達「止至善」，便自然是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由此可知格物也是致良知的重要工夫。試看陽明自述：

「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習錄一

「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同上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傳習錄二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同上

「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問

「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傳習錄三

我們讀過上文，可以明白「格物是致知工夫」，格物可以「勝私復理」「去惡爲善」，是有根本的學問，萬不能在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做那無根本的學問。關於這層，陽明認的最親切。「舍心逐物，馳求於外，行不著，習不察。」這一針見血的痛論，雖至今日，猶足爲我們警惕。至於怎樣去格物，陽明已告訴我們「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復天理，存至善」，時時刻刻在此心上體察，務使「正」而不偏，存我這個至大至剛的良知。陽明更舉例說：「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格物的工夫好像拭鏡子一樣，鏡面上的灰塵，我們要盡力拭去，我們這個良知原是明的，但都有些灰塵堆在上面。所以我們「格物」就是拭灰塵的工夫。徐曰仁說得明白：「心猶鏡也，聖人之心如明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如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傳習錄一）由徐曰仁這種精到的體驗，可見格物意義與方法。這種磨鏡的工夫是

人人應做，人人能做的。這就是陽明實踐哲學的基礎。

【靜坐】靜坐在宗教學上是一個重要名辭，所以有許多人一見這兩個字，便目爲沉空守寂的禪學。其實靜坐對於人的身心，是大有裨益的。我們不可因這種誤解而輕視它。假若一個人處於聲色場中，任情恣意，把良知放在一邊，念念在人欲上，此時若叫他靜坐澄心，良知便自有所發覺。又如我們日常事務繁忙，倘能隨時靜坐一刻鐘，我們的心思也自然開朗。因此，靜坐是有益於人類修養的。陽明致良知的方法，主誠意，主格物。誠者誠此，心格者格此心，都是一件事，實際上是不可分析的。而靜坐却是要人去人欲存天理，澄此心地，也就是格物、誠意的工夫。這種靜坐工夫，陽明頗承認它的價值。三十九歲過常德辰州時，還靜生元亨諸人，覺其學問都有長進，高興說道：「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憶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願恍恍若有可卽者。」後來在途中又寄書云：「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放心一段功夫耳」。由此可知，陽明主張靜坐全在「自悟性體」，「收放心一段功夫」，絕不是如佛家一樣的「沉空守寂」。「坐禪入定」。因爲致良知說是一種入世的社會改進哲學，也可以說是一種動的哲學，這種動的哲學，全「在事事物物上磨練做工夫」，並不一定要靜。陽明所以主張靜坐，主旨在要人時刻不忘這個良知，存這一點靈明，然後無論處任何環境，「靜亦定，動亦定」，都在存天理去人欲上下手。我們由這裏可見陽明主靜坐正是實踐的工夫，前所論動靜一體，便是根源於此。

四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陽明動的哲學的具體表現。我國哲學史上自來很重視知行二字，中庸上主張「先知後行」，孔子主張「先行後知」，尚書主張「知易行難」，孫中山先生主張「知難行易」。這裏雖把知行以「難易」先後為區別，似實際上知行二事是絕對分不開，劃不出界限的。古人所以分別它們為難為易，為先為後，但是各有他們救時用世的苦心。陽明既發創知行的真精神，又自認適合時代的需要，因此倡知行合一說。陽明嘗自說道：「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始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傳習錄二）

（一）知行合一的意義 陽明關於知行合一的意義，說得很明白，現在我們先看他自己的解釋：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合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一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傳習錄二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同上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原來只是一個工夫。」——答友人問

「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流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書朱守諧卷

「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與顧惟賢

由這些說明，可知知行原是一體，一個工夫。知所以爲行之首，行所以成知之真。知是心，行是理，知行之爲一，正如心理之爲一，是一個貫通的道理。知是行的主意，行的開端，行是知的功夫，知的完成。有主意才能行，有開始方能完成。這都是一貫的道理，不能分做兩節來講的。更明白的說，「只說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理知在」，所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倘若知行各自分開，便成了「冥行」「妄想」，所以知行是一個工夫。知道的要能確確實實行才是真知，不是妄想；所行的要徹底的知道才是真行，不是冥行。我們不知道的不要去亂行，既知道了是非可否，便要切實按着良知的判斷去行。這就是陽明知真知真行的道理。

(二)知行合一的真精神。知行合一有種真精神，是我們應該知道的，這種精神是什麼，即是促進人類行爲的合理，發揮人類行爲的效用。這種精神是近代一切科學的基礎，意義非常的重要，應在此特別說明。

人類的行爲往往爲私欲隔斷，違背了天理，去追求人欲。這種不合理的行爲形成了動亂的社會，阻礙了文明的進步。每個動亂的時代，都有這種表現。所以要想改造社會，首先便要糾正人類的行爲之合理化。陽明的認識正是如此，所以倡知行合一以救時弊。他說「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傳習錄一）意思就是說知行原是遵循天理的，若分開來說，便是「被私欲隔斷了一，便失了本體了。所以我們知道學的當行便要去行，不當行便作罷，只問應當不應當，不問利害禍福。這就是說，只求遵循天理，不爲人欲所動，人人這樣去實踐，自然可以促進人類行爲的合理，發展人類行爲的效用。且看陽明所說的：

「古人所以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令人却將知行分做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傳習錄一

「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傳習錄二

由這裏我們可以明白陽明倡知行合一有他一個「立言宗旨」，那是最重要的。他所謂立言宗旨就是本節所說的促進人類的合理（天理）行爲。凡人有一念發動，莫說他僅止這一念，無關事體，但這一念之差便即是行了。如此發動不善，即刻就要徹根徹底把他克倒，務必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吾人倘能在每一個念頭上，認識知行本體，加以切實工夫，則一切所做的事便沒有不合天理的，而全體人羣的行爲便可逐漸促進，使之合理化，爲人類創造無限的幸福。現代社會國家以及個人之間常常有許多爭端，許多混亂，原都是這種過失——行爲不合理。所以知行合一促進人類合理行爲是一積極的世界大同政策。

「發展人類行爲的效用」，也是陽明知行合一的主要精神，因爲人類的行爲建築在「思。維。省。察」，「着。實。躬。行」八個字上，任何一件事必須思維省察，如是真知了便即是行了。非着實躬行不能證思維省察之真，光是去想而不行，便「揣摩影響」在空想。可是僅僅「着實躬行」而不「思維省察」，光是去亂作胡爲，這樣便是「冥行妄作」，這該是如何的危險啦！所以必說得知，方纔行得是。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倘若不依這個道理去行，便要終身不行，終身不知。陽明這個藥方，真是補偏救弊，對病的藥。是改進人類行爲的最有效原則。是促進人類文明至大至正的途徑。我們萬萬不可忽視它的價值。

（三）知行合一的實用 前文已說過知行合一是一種哲學的具體表現，它的主要精神在促進人類行爲的合理，發展人類的行爲能力。既然這樣，它的實用處是一定很廣大的，陽明

會具體的指出知行合一實用的例子：

「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爲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傳習錄二

「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是行矣。學者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亦是學問思辨矣。」——答友問

「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同上

在這裏陽明一句道出：「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把知行合一的實用性推演到人類全部的活動，（這就是科學的原動力），苦口婆心勸人「着實去做」。所謂「真切篤實」「明覺精察」，都是知行合一在實用性上的理論根據。知行合一如能著實去做，便自然真切篤實，自然明覺精察了。人類的行爲到此境地真是神通廣大，世間沒有什麼事不可以去辦的。大學上所謂知卽是包括行意，如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身修，身修而後齊家，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知至以下，都是在行字上做功

夫。這就是「知之明覺精察處卽是行，行之真切篤實處卽是知。」所以知行合一並進，在實用上是富有力量的，是富有科學性的實踐哲學。我們應當在日常生活中心時時去實行，隨時體驗它的效用。一定可以在每個人的生活史中發創光明的一頁。一定可以在各個社會裏的進程中發生它的偉力，建立新的社會，這決不是我鑿空杜撰，知行本來作用原是如此！

五 萬物一體

陽明心卽理說確立了宇宙的一元觀念。這宇宙萬物，形象雖各分異同，但在精神上（陽明所謂氣）是一體相通的。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人與萬物，中間並無個界限，原是一氣相通的，是一個有氣的整體。換一句話說，人不能離開萬物而生存，不能離開宇宙而存在，萬物也不能離開人而存在，這宇宙萬物，彼此都有血脈相通，利害關係，都是很密切的，所以宇宙萬物只是一體。這「一」是「天下之大本」。（送宗伯喬白巖序）

（一）萬物一體的意義 陽明解釋萬物一體，最主要的是以人心做出發點。他認為人心的良知是知晝知夜的，是與萬物一氣相通的。他曾說：「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卽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遮物發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卽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爲一體，上下與天地同流。」（傳習錄三）這裏說得很顯明確當，原來人心與宇宙萬物都是一個造化常理。動靜進止，萬物都是一樣。所以陽明又說：「人的良知，就是

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又說「天地鬼神萬物雖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雖却天地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相通的。」（傳習錄三）陽明更舉出人與萬物一體的事例，告訴我們：「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同上）照這種造化常理，自然道理來講，如果能遵循這天理自然去做，天地萬物自然是只有一體。所以「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山東鄉試錄）「道無天人之別，在天爲天道，在人則爲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衆人格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故曰循理則與天爲一。」（同上）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萬物形狀雖殊，但天理却只是一個。（卽是陽明所謂道所謂氣）聲氣相通，實際上本是一體。「其在於天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是常道也。」（曾經閣記）

（二）萬物一體的眞精神 萬物一體的眞精神，只有個仁字可以代表，是一種救人救世大同無我的至上的表現。是陽明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的基點。我們且讀陽明的講話，當可明白：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傳習錄一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傳習錄二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詎合和暢，原無間隔。」——與黃勉之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汝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大學問

「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同上

讀過上文，可以知道萬物一體的眞精神是一個仁字，是具有大公無私的大同世界觀念。出於至仁，一物失所，都是吾仁有未盡，簡直視天下之人無分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陽明先生本人即富有這種信念，平生講學做事憂患困苦，無不備嘗，但從未一日放棄這種萬物一體的信仰，一腔救世救人的熱情，無處不表現出來。這就是萬物一體說眞精神的具體表現。

關於陽明學說的四個基本，上文已分別詳細的闡論過了。陽明學說本來是整個性的不可分析的。各個部門都與其它的部門有連環關係。爲便於研究起見，所以把它分開來。我們若將本文仔細一讀，對於陽明學說當得一個具體的基礎的認識。本文最主要的用意在於發明陽明學說的本質——本來眞精神，使陽明思想的眞面目大白於今日之天下。得重睹天日。所以文

中所申的言論，事蹟，都是陽明先生自己的，後代許多學者的批評，雖參考研究，但不敢盡採用，深恐有失盧山真面目。我敢信這裏所講的，都是陽明先生已說已行或要說要做的，我未曾加一分也不敢減半分。大家看過，自然明白。

六 陽明學說與中國文化

以上所講的是陽明學說的幾個中心的内容，現在我們應該再進一步，研究陽明學說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我們知道中華民族立國五千餘年，中國人民在這五千年的過程中，經過多少次內憂外患，而始終不會滅亡，這有什麼緣故呢？這就是因為中國自來有其一貫的文化，有其偉大的精神，我們民族本質包含精神與物質兩種東西，是一種無形的固結體，是一種不可分析的凝聚體。這種巨大的力量，支配了整個民族三千年的生命，還要繼續的發展無疆！所可惜的，我們具有這種偉大的文化，我們不能自知，不能揚光大。幸而近代的歷史上有位陽明先生，他最能明瞭這種民族的本質。他不僅用言語文字去表彰，而且還在事實上實事求是，將民族的本質形諸事實，發揮其精神，揭示其本體，使大家都能認識，能體驗到我們民族的本真。這就是陽明先生的偉大。這三十年來，西洋文化流入中國，許多學者都弄得昏頭昏腦，有的說東方文化遠不及西洋文化，又有的說東方文化比西洋文化要高尙，不得已而思其次，於是有人論定東方文化在精神，西洋文化在物質，兩種文化是絕對相反，成兩極端的。於是邪說異端之論都源源來中國，各顯身手。它的禍亂直到今日，還在醞釀，新奇相高，

而拋棄了我固有的文化。殊不知這種認識完全錯誤了！中國文化本來是整體的，無分物質，無分精神，都包含在內。只無奈歷代的人們沒有認清它，沒有去發揚它，所以世人只看見了它的一部分，而沒有看見它的全體，坐井觀天，怎能認識我民族偉大的文化呢？幸而，畢竟有陽明先生出來，他用了一世的光陰，竭了一生的精力來體驗，來實行，使我民族文化的本質發揚光大，將它的真體揭示天下後世。

陽明先生的學說將中國文化的本質，中華民族的真精神發輝光大，真如太陽當空，萬象井然。滿天雲霧，完全吹散，使世人得重睹天日。大道彰明，千古不滅。先生學說，存本心，致實用。明天機，察萬物。尚義理，主力行。發天下之至公，揭天下之至明，解天下之大惑。說來做去，都是簡易平實。將聖人學問化為個個能知能行的學問。還有一偉大的地方，尤其值得我們稱道。他全部學說都有他科學的根據。因為他立論完全依據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凡所論列，無不切中人情天理，並不完全出之理想。他認識天地自然氣機，他瞭解人類本真性情。他不會違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原理原則。茲略為引出幾個證明：

(一)陽明所謂萬物在吾心，就是指由這心去考察萬物，去明體萬事萬物的情理，使此心與萬物為一體，事事可察，物物可明。良知是明明亮亮無所不照的，所以良知馭萬物，並不是逐萬物。這就是科學的起處。

(二)陽明指出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所謂人性即是人生哲學，所謂物性就是自然科學。他只是教人們先認識自己的人性再進無研討物性。他不會把物性拋却一邊去不管

。人生哲學是人人的基本，所以應先明白它，至於自然科學却是第二件事。可是決不能放棄它。這也是科學的起處。

(三)「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傳習錄三）
這里所說思是良知之發用，即是科學的本能。因為良知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所以能熟察天地萬物之理而發用流行。「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相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這幾句話已充分的顯示了科學的原理，所謂發用流行，全是科學的作用。雖科學昌明如今日，還沒有達到陽明所預示的範圍哩！

(四)「知是行之始，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這就是一切科學的發動處。宇宙種種科學的發明，都首先重在知，往往由極細微的事以推諸大的，因而發明科學，也就是這個知，如牛頓發明運動律，當初不過看見蘋果落在地下，都是始於極細微的知覺，真知真行就是科學的工夫。

(五)陽明在氣候圖序中說「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二候，候分而為五日，日分而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于此矣。」這里所講的，都是自然科學的道理。由此，可以知道陽明能知道科學的原理。決不是門外漢。

我們由上列五項證明，可以相信陽明學說完全適合於科學的原理原則，而且是一切科學。

的。大。本。大。源。我。們。即。使。說。陽。明。學。說。是。科。學。的。哲。學。基。礎，也。不。為。已。甚。陽。明。學。說。的。科。學。精。神，
可。用。三。十。四。個。字。來。表。明：「萬。物。一。體，聲。息。相。通，良。知。既。明，科。學。始。創，天。理。既。復，宇。宙。始。
明。」陽。明。先。生。學。說。的。偉。大。處，我。們。由。此。可。以。明。瞭。了。

第三章 陽明的人生哲學

一 人性論

人性的研究，在哲學上是很具有歷史的，更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中國尤其是這樣，孟子倡人性善，荀子倡人性惡，一正一反，各據一說，旗鼓相當，爭持不下。揚子却折中二者，舉人性善惡混。這三大派的人性論，各有各的理論根據，此地暫且不論，現在要研究的是陽明的人性哲學。陽明是主張人性至善的，我們要研究他理論的基本，同時，他對於各派的理論，都有真確的批評，有他獨到的見解。這一切，在本文都可得一個清晰的答覆。這懸而不斷的千古之謎的人性觀念，都可於此得之。

(一) 性的本體

我們首先要研究的是性的本體。性究竟是什麼？它含有什麼性質？這在陽明，都有詳盡的解答，他認為人性無分異同，本是一個東西，是至善的本質，他明白的告訴我們道：

「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傳習錄一

「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同上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

欲，客氣，性之蔽也。」——傳習錄二

「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傳習

錄三

「經，常道也，其在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生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會經閣記

在這里，陽明揭出天人合一的道理，把天「命」人「性」，身「心」看做一個貫通的道理，所謂「性」「命」都是「道」，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這個性原本是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是至善的。這就是性的本體，性的本體只是這一個。就其本質而言，可分性，質，情三種，仁義禮知性之性，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性的本體是沒有什麼異同的。所以分出個異同，只是說性，並非真正見性，倘能真正見性就沒有什麼異同，因為性的本體並無一毫之惡，只是個至善，至精至一的。

(二)性的善惡

陽明已告訴我們性的本體是「至善」，所以他是主張性善的。現在我們要研究他至善論的具體觀念及他對各派性論異同的批評，茲分述於下：

(一)陽明性至善論精義 陽明性至善說是根源於心即理說，心即性即命，前已說過，是一個貫通道理，心原是最善的，「至善者，心之本體」，人性原來也就是這樣，「至善者，性也」。這至善的本體——性，是光光明明的，無一毫之惡的，陽明認為普通人性，都是

這樣至善的，其所以有不善，却是例外，是人的私意爲之。因常人心昏蔽了，所以本體暫明暫滅，失其真作用，便是惡了。究竟善惡是什麼觀念，如何爲它區分誰是善是惡，這里他有一個定論：「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因爲天理本是最善，廓然大公的，一動氣便是惡，是私心主宰了。「無善無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由這兩句話更可分別一個善惡的觀念。所以陽明有他一個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這里所謂無善無惡就是至善的意思，就是心之本體，性的真面目。如過有善有惡便是動氣了。在性的本身方面，並不是有一個善，却又有一個惡來相對，善惡只是一物，性的本體是最善的。儘管人怎樣去學壞，但天下是無不可化之人。這也就是陽明先生教育哲學的基點。我們試讀下列的話，自可明白：

「至善者，性也。性之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傳習錄一

「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却又有一個惡來相對，故善惡只是一物。」——傳習錄三

「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三

「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象祠記

「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每

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本體大用矣。——傳習錄一

「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明光之中添燃一燈。」——傳習錄三

「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善惡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傳習錄一

(二) 陽明對各派性論評論闡釋 陽明已經說過性的善惡原是一物，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善惡之分，古人所以有的看它作善，有的看它作惡，都是有他一種看法，並非是一定說性的本體是惡或是善。所以性無定論，體亦無定體，孟子主性善是從源頭上說，直是從源頭上說來，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無論是善是惡或善惡混，都有他的看法，所見各有深淺程度之差。誠然是有的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上說者，但性的本質只是一個至善而已。陽明這種批評實是公允而確當的。且看他說：

「聞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論，體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深淺耳。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說，就說未嘗有喜的眼

，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論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一個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傳習錄三

「孟子性善是從本源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傳習錄二

「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着了，便有個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個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個性在內，見一個物在外，便見他於此有未透徹處。」——傳習錄三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善則同耳。人初生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爲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傳習錄三

(三) 性與行爲

上文已講過，性是至善的，這種至善之性與人類的行爲發生最密切的關係，陽明的意思，認爲人的行爲應根據人性的發展，去發動行爲，這些才是順應天理，無往不是。否則的話

，若要一定去違反人性乖背天理，將無往而非害，茲將其理論闡述如下：

(一)天機自然 陽明以爲人性是天機自然，活潑潑地，它本來精神完全是這一個天機，並無半分虛假，或些微修飾，它是赤裸裸的人性，孟子所謂赤子之心，浩然之氣，便也是指這個人性而言。陽明所見，更爲精到，他痛痛快快樂毫無隱諱的告訴我們：

「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

「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傳習錄三

「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鶯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隔不樂。」——與黃勉之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訴合和暢，原無間隔。」——與黃勉之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了，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傳習錄三

「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嘗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之，而不流去，便是。」——傳習錄三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渣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

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傳習錄三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傳習錄三

錄三

在這裏，陽明揭開人性的本真，一些也不隱藏，他把人性看作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是一種浩然之氣，這天機自然的人性，本自和暢，本無不樂，樂是心的本體，人們養心，並不是離開事物養一個空心，只是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人類這種天性，真如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一般天機自然的氣態。雖聲色貨利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雖是大哭一場了還是樂的，都是人性合有的。陽明並不否認其存在，只是要依良知去滌蕩掃除，不使留積，自然順而應之，存其本真。陽明這種說法，把人性看得赤裸裸一絲不掛，這比較許多假面目的儒者妄說是非者高明多多。坦率多多，非真識真見，敢如此大膽。

(二) 行爲循理 人性既然是這樣天機活潑，順應自然的，那末人類行爲，自可循着這個正常的道理去發動，加以良知的功夫（都是天則自然的道理），更可增進人類行爲的合理化，只要不違背人性去行動，這種行爲便是很合理的。陽明所說的，乃至所做的，都無不是遵循着這個道理去行。陽明曾告訴我們：

「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裝做道學的模样。」——傳習錄三

「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與席元山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傳習錄一

「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傳習錄二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以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學，却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傳習錄三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忿懣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傳習錄三

我們讀過上文，可以更明瞭，人的行爲應一本天性，循天理之自然，要十分真率，不可假作虛爲，凡是在容貌上專做矜持，自己將自己細縛苦楚，裝做道學模樣的，都是分心與事爲二，耗費多少有用的精神在事上了，這就是違背了人性，實際無益於學。吾人要依天機自然之理，物來順應，廓然大公。這個心性務必存之不敢失，養之不敢害，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所以陽明極稱之，說「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實是在是獨到的精論。

(四) 結論

自來很多學者，都把性看迷了，恍恍惚惚，認不清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什麼怪物。千言萬語，還找不着它的真面目。一到陽明先生却三言兩語，把它真面目一揭而開，天下人人看看，無分賢愚都能認得這性明白，看得分明。本文裏將陽明對於性的認識，具體的闡述出來，性的本體怎樣？性爲什麼有善有惡？性與人的行爲有何關係？在這裏都可找着完滿的解答。陽明先生主旨以人心是天良，本至善。所惜衆人都爲人欲遮了，所以失其本來面目，吾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復本來心體，存其天機自然之性。性的善惡，全在存心。循理便是善，若要動氣便是惡了。先生用意在於獎人自修，有教無類，並不因惡而深恨之，但求格去此病，仍是好人。一番苦心善意要天下人個個存此本性。先生平生教育，政治的觀念，都是出發於此，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

一一 人生論

人生哲學是每個人必須研究的學問，至少也是要身自體驗的。許多人不知道有這末一個名辭，實際上，由生活的啓示，他們是知道一些的，只要是人，只要他願做一個人，他必須研究人生哲學，明曉做人的基本道理。莫說是創功立業，治學做事，就是單純的做一個人也得先明曉怎樣去做人。所以人生哲學是人生不可少的學問。陽明先生一生的成就，大半建築在他的人生哲學上。他種種的成就，決不是偶然的，他有堅毅的意志實踐他的人生哲學，創造他的一生。所以我們現在專研究陽明人生哲學，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想認識陽明先

生，認識我們自己，這種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一) 陽明先生對人生的認識

陽明先生富有人生的經驗與哲學的體驗，他對於人生的認識是非常精到的。歸納起來，有下面三種主要的認識：

(一) 人生個個有真樂 陽明把人生看作天機自然，活潑潑地，是一股浩然之氣。這種無善無惡，浩然大公的人生，原本是快快樂樂的，無煩無惱的。個個人都有真樂存胸中，陽明曾將此中道理告訴我們說：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詎合和暢，原無間格。」——與黃勉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自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至矣。」——傳習錄二

「九川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傳習錄三

這裏說得很分明，樂是心之本體，人心都是詎合和暢，並無不樂的。聖賢雖別有真樂，但也是常人之所同有，只可惜常人有了而不知道，不保存，却自求許多苦惱，自加迷棄，實則人生個個有真樂，卽使在憂苦迷棄之中，此樂又未嘗不存，只須一念，自可開明，見其本

體，反身而誠。真樂就在此處。九川先生病在床榻，陽明仍教他常快活便是功夫，這種精神處於任何環境，不論如何惡劣，都能不屈不撓的存在。這就是人生的偉大處。人生的意義，也就在這裏。陽明先生自己更身體力行，雖處夷狄患難之中，仍不失此真樂。年譜上說：

「龍場在貴州西北高山叢棘中，蛇虺蝮蠍，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駭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洒洒，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

陽明這等胸襟，養得這股浩然之氣，天機自然，胸中洒洒，真樂所在，誰能至此！豈獨先生爲然，只是要自知，一念開明，反身而誠，真樂就在此中矣。

(二) 安身立命是良知 陽明晚年悟到良知的真體，認識了良知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人人要認清良知的偉大精神，把它認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歸宿地，我們先看陽明說些什麼：

「良知之在人心，互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答歐陽崇一
「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授得透澈，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寄鄒謙之。

「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答儲柴墟

陽明一句說出「良知互萬古塞宇宙」，人有這一點良知，便是天地萬物的中心，天地

萬物的主宰，而與萬物爲一體。人若洞然自得是自己安身立命之原，便不假外求了，這就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倘若一個人的性分有所蔽障，直是不配做一個人，儘管有何技藝，有何事業，都不足道。陽明這等重視人的良知，豈無深遠意義，他是希望每個人都要認清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良知。他自己一生的成就，也是得力于此種認定，這就是人生的根本處——安身立命。

(三) 萬物一體本無我 天地之大，萬物繁生並育，粗心看起來，是一個多末複雜的現象，人就是這當中的一點。陽明的眼光中這萬物雖形狀各分，雖爲複雜，但精神上是一體完整的，人以一氣貫通這萬物而爲一體，人在這當中與萬物共存共榮，痛癢相關，並無一個我在內。萬物就是我，我就是萬物，中間並不是另外有個我存在。陽明說：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答聶文蔚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答季明德

「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傳習錄三

這幾句話如何真切，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天即心，人就是天地之心，萬物之主，人不能離開天地萬物而存在這個我。同時，也只有無我，此心才能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即是「聖

人之學，（亦）以無我爲本，勇以成之」。（別方叔賢）個個人都要存無我的觀念，認清萬物一體的眞我。「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這句話是確實實驗出來的。陽明並不會像傳教士樣的欺騙人，他只是懇切的要每個人認定這種人生的價值，瞭解這種人生的義務，萬物一體，痛癢相關，人人要看重眞我，即使是「生民之困苦荼毒」之類，都是「疾病之切於吾身者」。擴而大之，天下萬物的困苦荼毒，都無一體不是與我痛切相關的，這就是眞我精神的表現。人人能存此眞我，認清萬物一體本無我，方能配得上說是一個人。這就是做人的基本條件。

我們由陽明這種對人生的認識，已經知道「人生個個有眞樂，安身立命是良知，萬物一體本無我」，是人類基本的人生認識。我們要想瞭解陽明全部的人生哲學，這些是應該先知道的，因爲這種種認識是陽明一生一世做人的基本，是他人生哲學的本源，我們不能不深深的體悟，切切實實的體驗它的眞實性。

（二）人人無自強生死不渝

人生的第一個條件在自立，而自立之本，就在自強，一個人能夠自強不息，生死成敗，置之度外，一定可得最後的成就，一定可以盡到他人生的義務。陽明對這一點看得最親切，而且身體力行，體驗入微，極盡其精奧。他認識了人生的首要條件就在自強自立，生死不渝。現在分爲三點說出于后：

（一）人人要有定盤針 陽明嘗說個個人心有仲尼，意思就是說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定盤

死，方是道理，只要這根本穩固，便能順着情理去行一切的事，一切外物不足爲患了。所以這根本是要把得穩。陽明嘗自述道：

「君子不斬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斬人之知也，自知而已。」——答舒國用

「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與陸元靜

「毀謗自外來的，雖至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在在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豈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掠日，如何損得目的光明。」——傳習錄三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答友人

「諸君只要常依這個適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之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傳習錄三

由上文可知陽明有這樣一種精神，一個人只要有一個主宰在胸，便可以發生強有力的自信力，便可以力行而不惑於衆。人生而具有這種精神是最值得寶貴的，儘管人非笑，儘管人毀謗，儘管人榮辱，但只要這主宰不息，努力自修，自求其是。能夠有這種自知自信的力量，雖舉世非之，千百世非之，都可置之不顧，終不能攪目的光明。陽明一生事業與學問，全得力于此，所以他說出來格外透關精緻。陽明答毛憲副書中有云：「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

，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這是拿一件細微的事來表示他這種自信力行的精神。人生在世，這個主宰便是第一件事呵！所以陽明歌道：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詠良知

(二) 個個應自強不息 陽明已說過，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這就是以天地自然來形容萬事萬物的自強不息，如河中流水，一刻不得停留，時時都在前進。人與萬物為一體，自不能有個例外。陽明是希望個個人都能自強不息，他一句說出：「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傳習錄三)這至誠無息，就是自強功夫，極而言之，「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與黃勉之)陽明告訴我們道：

「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致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惜陰說

「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是如此。」——傳習錄三

在這里明明白白指出天道如川水一般，是無一息或停的，這自強不息就是學問極至處，做個聖人也只是這樣。人生在世，所以要這樣自強不息，完全是一種天道自然，並非勉強，並非人為，正似川水，都是自自然然，活潑潑地，所以本着這種天理——天地自然之理，還是陽明所認為最高原則——人生應該是自強不息的，為着人生的前途，更應這樣，這當中

實有至理。「道不可須臾而離，學不可須臾而間」。（與許台仲）陽明嘗歌道：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

——月夜

「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太息

人生胸中有個主宰，這主宰如月亮常是明明的，大丈夫在世，要本天理自強，莫虛擲了光陰，方不負男兒一生。個個人倘能自強不息，認定這是一種天地契機，自然趨勢，毫不勉強的去努力，是一種人生的義務。便不必問成敗，鈍收穫成分怎樣。要知「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傳習錄三）只問自己出了多少力量，不可講求效驗。陽明說：

「孟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答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愈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送李柳州序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空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傳習錄

讀過上文，更可見陽明極主用功夫不重效驗，只要盡了功夫，便不問功利如何，誠然是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敬俟天命，即使處於極困苦的環境，而「志愈勵，節愈堅」，只是隨事就功，這就是自強不息的大道理，我們應該明曉的。

(三)生死應置之度外 人生認定了主宰，看清了天運不息的道理，自強自立的去幹，到那時便應將生死一念置之度外。才能將心跡與時俗隔遠，放棄功利念頭，不屈不撓的努力。陽明一生多經患難憂樂，生死關頭，不知經過多少次。前後被奸人追迫錢塘江，平定宸濠之叛又是多少風波險難，可是陽明並不以生死爲念，這當中實因他有一番真識真見，並非偶然，一看下文，當可明白。他說：

「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傳習錄二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天理無一息之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什麼死生。」

——傳習錄一

「吾儕用功，却須專心致志在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答蕭文蔚

「只爲世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看得分明，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傳習錄三

「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答黃宗賢應原忠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傳習錄三

生死觀念，在這裏認得最透澈，古人許多說法，恐怕都不曾有這樣簡明了當，合情合理。陽明看得最精要的主點，就是講將生死一個觀念，當作晝夜看了。是一個天運，天地契機的常理，中間並無一息之間的，有日就有夜，有生就有死，生死只是一氣，知晝夜即知死生，更有什麼死生，這死生一念，真是由生身命根上帶來的，要見得破，透得過，才於心無累，不會看得太嚴重。因爲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要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天壽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傳習錄一）

這生死一念看破時，真可「天壽不貳，修身以俟」，盡心力而爲，不必計較個生死，自然盡心知天。一切事情是問他一個是否應該。「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合死的便要死去，不可將生命身子看得太重，古人許多成就，就在這一點上用了力。因爲天下大事確有這末一個至理：「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能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寄楊逵庵閣老）有些人看不破這個道理，却要忍心害理，違背天理，

去偷生苟活，這樣真是如陽明所說，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所以他勸人要於此看得分明，比于龍逢也是人做的，要出萬死而樂爲之。陽明嘗說「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又說「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在這里，就是指出一個應死的道理，分別出一個真正人品來。一個人有了主宰，能自強不息，便能看清生死禍福，勇於任禍，小人斷不能爲此。千古人品，由此一驗，便可分明，真是試金石。陽明自己就是一個實例。他居夷處困，九死一生，毫不在念。四十八歲那年平宸濠之亂，情勢大變，先生歎道：「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是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如洗」。（年譜）後來先生對門人陳九川說道：「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動者，亦有深慮焉耳。」（同上）陽明這種精神，打破生死觀念，他嘗自述「視險若夷而不自知其夷之爲險矣」。（玩易窩記）「年來夷險還忘却，始信羊腸路亦平」（鐘鼓洞），到這境地，真是「隨處風波只宴然」，（贈劉侍御）觸之不動矣。現在我們且歌陽明一詩，當可想見此翁胸襟何如！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泛海

（三）人人要存天理做聖賢

天理原是精精明明，無物不照的，是的還他非，非的還他非，那惡魔鬼，到前便明。這天理是天機自然，寂然不動，廓然大公的，這個天理是人人原有的，只要人能存這個天理，便可去人欲，做聖賢了。陽明一生講學，總不外這幾字。這當中實有至理，並非他一定要個

個人都做聖賢，天下那有這許多聖賢。「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傳習錄三）不過他勉人爲善，在人羣社會上立了一個至上的進化基礎，只願人人有這種人生認識。我們且看陽明怎樣教人存天理做聖賢。

（一）個個人心有仲尼 陽明把良知當作人人原有的，是生而有之的。這當中不分賢愚貧富都是一樣，這個天賦是非常平等的，誰也不會少一點，誰也不會多一點。這良知一點靈明就是仲尼，個個人心都有這仲尼在心，莫謂自己做得不得聖賢。陽明說：

「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傳習錄二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書魏師孟卷

「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聲聲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任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滅，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答季明德

「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傳習錄二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然公是非，同好惡。」同上

「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於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於中

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傳習錄三

這裡說得分分明明，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所同，隨你如何，不能泯滅的。人胸中原來是各有個聖人，初非有異於聖人。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的。就是做盜賊的，他那一點良知，仍然還在，只是被物欲遮了，失了本來面目。「心之良知是謂聖」，個個人都可以爲聖人的，「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答季明德〉陽明歌道：

「個個人心有仲尼，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莫是良知更莫疑。」——

詠良知

(二)要存天理去人欲 心之良知是謂聖，這良知就是明察萬物的天理，人只要存這一點天理，把私欲念頭許多病痛革除了，方現本體——良知。真能除去人欲，存這天理，便是聖賢了。陽明說：

「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答季明德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示弟立志說

「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存天理耳。」——傳習錄一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傳習錄三

「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傳習錄二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同上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同上

「這里說明『人欲，吾人本無』，而天理却是人人本有的，『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這天理是『作聖之功』『聖之體』。但常人却有物欲牽蔽，這是人本來沒有的，而常人難免，如『一善成名』許許多人欲念頭，都是『名利牽人一線長』『流入功利』了。到這時候，我們更應存這天理，使這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去人欲而存天理。這樣，方能存其本體，只要存天理，便可爲聖爲賢。世界的人都能這樣勉力爲善，專心致志在聖賢二字上用功，這世界便將進於大同，太平多多。」

「(三)要立志做個聖賢。陽明已經看得很清楚，個個人本來就是聖賢，只要存天理，格除人欲，便可復其本體而爲聖人。『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傳習錄一)『聖賢之道，坦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復唐虞佐)這些都是簡明的道理，所以陽明常懇切勸人

要立志去做聖賢。陽明說：

「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捆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過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技倆而已。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傳習錄三

「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心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答季明德

「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贈周瑩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傳習錄三

「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必爲聖人之志。」——與黃宗賢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願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琪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傳習錄三

「吾非圖汝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向，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義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示四姪

陽明諄諄勸人立志做聖賢，道理分明，無論如何，總要立志必爲聖人。「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也是立志的意思，只要能立志，無有不爲聖賢的。陽明不僅教學子如此

，就是教他子姪，也叫他們以聖賢自期。不可如時俗所尚，榮身肥家，來誇市井小兒。陽明歌道：

「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登雲峯詩

陽明既苦口勸人立志做聖賢，於是又教人怎樣下工夫，他首先就把用工夫的深淺道理來分別人品高低。他說：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彰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工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傳習錄三

聖人是青天白日，賢人是浮雲天日，至於愚人，便是陰霾天日，這種比喻是很恰當的。這三種人都能辨黑白，愚人如能用困學功夫，便可望做聖人，賢人如能用困學功夫，便可望做聖人。用工夫愈精，則光明愈顯，所以既立志做聖賢便應重功夫。現在將陽明所指出來的功夫，述之如次：

「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書魏師孟卷

「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深淺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

「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傳習錄三

「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才能知識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傳習錄一

「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傳習錄一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與黃宗賢

「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惕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答劉內重

由上面的話看來，可以知道做聖賢的功夫怎樣，歸納起來，全著重在知行二字，這就是功夫。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全在知行上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精心功夫，去用自己精神力氣實實落落去刮磨一番，這樣無論上下高低怎樣，都可循循有所至。爲聖爲賢爲不肖全在這上面，不可看輕了它。陽明告訴人們這個做聖賢的不二法門，是要人著實去做，外面的是非毀譽不必計較，却好資之以爲警惕砥礪。這就是剛強篤實任重之器。這種實踐功夫，就是入聖之門。聖人之行，不遠於人情，我們不可把聖人當作如何玄妙不可捉摸的事，實則是人人有可能做到的。只要我們能立這個志願，存天理做聖賢。

(四) 人人有救人救世責任

陽明一部哲學，概括的可以「救人救世」四個字包括。這「救人救世」是陽明最衷心信服的人生信條。他不但苦口勸人這般做，而且自己百折不撓的在這信條之下奮鬥。所以我們要認識陽明的人生哲學，這救人救世四字是最值注意的。

(一) 救人救世是天職 「救人救世」四個字，這在陽明眼光中，是認爲人生的天職，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他這種觀念，出自萬物一體至仁的精神，萬物就是我，我就是萬物，萬物一失所，都是我的罪過。有一害處，都是我的失錯。都與我發生切身的痛癢。陽明說：「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苦民之困生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傳習錄二

這里直截了當說出「視人猶己，視國猶家」，是萬物一體的至仁精神，是救人救世的基

本觀念。倘若人人能視人猶己，視國如家，便無處不是與人爲善的心，無處不想救人救世。陽明說：

「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祭朱守忠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傳習錄三

「進德修業」——「位天地，育萬物」，都由救人救世一念上出發，即使是一件極細微的事，陽明也莫不「與人爲善」，莫不極盡其救人的責任，「位天地，育萬物」世間那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業。這就是人們的天職。陽明有詩云：

「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碧霞池夜座

(二)不分聖愚都有責 救人救世是人的天職，這種天職是不分聖愚都個個有責任的。任你賢也好，愚也好，都要盡力去救人救世，這其中並沒有個界限，只是各盡所能，各出己力便是了。即是聖賢，也要盡他力量。不能說是自己做了聖賢，便可一切不顧，不去創什麼位天地，育萬物的功業，他不能逃世絕俗，自命高超孤潔。陽明說：「急於救民者，固聖賢之本心」，（山東鄉試錄）「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傳習錄三）可見聖賢也有功業氣節，這當中實不分賢愚，都有他們的責任，人

生大本，在事功，在氣節，這都是學業，這學業全在要盡到救人救世的責任。「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寄諸用明）這確爲至論，是人人必修的，不論是賢是愚，都是一般。人生在世，賢愚都是一樣，要努力他的學業，以求完成他的責任。功名科第，却是次一等事，這等事看得清，究值幾文錢。

（三）隨地都可下工夫 一個人不管他是賢是愚，只要認清了自己天職所在，便隨時隨地都可下工夫去做一番救人救世的事功。要舍己救衆，要有教無類，只要存此心事，任便何時何地，都有下工夫的門徑，不愁無下手處，這就需要犧牲精神，犧牲一己，以救衆人，犧牲自己利益來成全衆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論怎樣的人品，都可教養成我一樣的好人。陽明說：

「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復唐虞佐

「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象祠記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答儲柴墟

怎樣去救人救世，這里指示得很多辦法，你隨時隨地都做不了。己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己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這樣孜孜樂道不倦的精神，實在是有教無類。大家都個個這樣去推行盡力，真是「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世間還有多少壞人

，壞人日減，世界使日益進步，社會日益安甯，這豈不是救人救世的不二法門。只是做這工夫，全在犧牲自己，不能犧牲便不能做聖賢。實在，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就在這些工夫上實踐呵！

我們已經知道了個個人都有救人救世的天職，這天責是無分賢愚都有一分的，個個人要犧牲一己，有教無類，便算盡了他救人救世的責任。前面已講過，陽明最衷心信服這個信條，不屈不撓的在這信條上盡最大的責任。他不僅教人怎樣信仰，怎樣去行，而且他自己躬自實踐，不放鬆一分。我們且看下面的記載，就可想見陽明救人救世的工夫怎樣。

「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辭章神仙，既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惓惓欲回歸於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陽明行狀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於軒中，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圓鑿方枘，此道坦如大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傳習錄三

這兩則記事，都一點不會誇張，確是的然可考的。「奮不顧身，以當天下之大難。」「誨人不擇衰朽」，這真是仁人憫物之心，真欲以仁覆天下蒼生。

陽明救人救世的一點精誠，更可從下面的幾首詩裏看出，這裏字字血淚。讀之，除非木石，孰無同情。

「平○難○心○仍○在○，扶○頭○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楊遂菴侍隱

「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三日風

「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惺○惺○，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睡起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呎○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閭○闔○拜○重○瞳○，小○臣○漫○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元日霧

(五) 結論

陽明的人生論，本文已有詳盡的闡述分析。他對於人生有深切的認識，第一他確立了人生以自強自立生死不渝爲立身立業的大本，這是他認爲人生的基本。「存天理，做聖賢」是人的本分，是人的本體，個人應該向這一方面想，向這一個方向前進。而最後他揭出「救人救世」是一個終極最遠大的人生目的，自始至終，自個人以至社會，整個人生的觀念充實了這宇宙，支配了這社會。這種人生哲學不僅在理論上是最至當的，就是在事實上它也有肯定的顯示。我們隨時不難察見的。所以我們每個人對陽明人生哲學都應該有一番認識，而且還要加一番體驗的功夫。切不可當作空話等閒視之。

三 行爲論

(一) 理想中的行爲

人的天性是天機活潑，自自然然的，他的心體是至善的，現在我們有個問題，人的行爲究竟有沒有一定的規律，是否有個理想的標準，（這裏所謂理想，是指合乎情理，適符事實的科學原則而言，並非純然是一種空幻之想。）可以使人的行爲走上至善之路。這都是人類切身的問題，頗值我們注意。陽明先生對這個問題曾深刻的探討。他認爲一個人的行爲標準，有三個原則是不能一刻離開的：卽是「務本源」、「主修身」、「重收斂」，茲分述之。

(一) 務本源 人「心中原有個至善的良知」，這至善的良知，就是人的大源大本，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惡念不可長，至善不可遏。陽明嘗說「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傳習錄一》這裏所謂有此，是有這個至善。存此也是存這個至善，可知這至善的良知是人類一切行爲的本源。陽明說：

「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無○源○故○耳。」——與黃宗賢

這個比喻說得很恰當，把人的至善（天理）當作活水，却將惡念（人欲）比作池水，活水是有源有本，川流不息的，時刻都存其活潑潑地本真。人只要能存此本真，務行這個本源，日常行事便是得了要訣，走上至善的道路。

(二) 主修身 人只要認定了自己的大源大本，把牢着這個本源爲一切行爲的主腦，便

要加緊工夫來立此身，修此身，大學上齊家治國，都是由這修身二字上打好的根據，一些不混。陽明對這一層更是十分認真，他首先就認定了變化氣質以修身，重本位以勵行，是立身修身的要訣。他說：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力量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黃宗賢

「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同上

陽明勸人要從變化氣質上去學，這樣，儘管天下事萬變，不會憂惶失措，不會立不住。這便是立身有力處，這便是立身用力處，莫說日常一些小事情，就是大而至於政事，也要在這變化氣質上用力，豈可等閒視之。可見這變化氣質以修身是很重要的。其次，陽明又教人要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論做什麼事，總要重本位。我做一分，就盡我一分的責任，莫好高騖遠，不尚實際，總要就我本分實實在在行這一件事，我如是窮，便要養成這副經風霜的窮骨頭。如是賤，便要保持我這種窮幹的精神，不羨貴，也不羨富，不去胡思亂想，只就我所有的本分去努力。一個人能夠這樣「素其位而行」，真可不爲貧賤所移，不爲威武所屈，將「無入而不自得」。可見重本位以勵行，也是立身的主要工夫。這兩點是陽明特別提出來

告訴我們，教我們特別用工夫的。此外，還有幾個修身立身的普通原則，是他常常教訓他的學生的。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無事，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

勤學。

「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

樂易，表裏一致。」

改過。

「過者大賢所不免，然卒不害其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

於能改過。」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

，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

上面所說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四個教條，也是每個人立身修身的普通原則，個個人都應遵守的，一個人如果想立身處世，認真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這里所講的各項原則是不可忽視的。

(三)重收斂 陽明對於人的行爲有個一貫的原則，他注重功夫，不重效驗，只要下功夫去充實，以待那必要的時機。却不輕易去發散表露，若一定要這樣，頃刻便盡。事非至當可行，不去做，總宜多多收斂。第一他確定行爲要至當，「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只求當與不當，不問能與不能。這在答毛憲副書中說得很明白。

「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

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鐘，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

這里再三明辨闡述的，只在「當與不當」上用力，假如事之得當，雖有剖心碎首之禍，亦自以爲福。反之，如果事情不合於理，便儘你祿之萬鐘，爵以侯王，也是一場大禍，決不去行。陽明這樣定下了一個行爲的規律，要求至當。非但必要，確是至當，無論精神、道德、言動總以收斂爲主，不可輕易發散。他說：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傳習錄一

陽明不僅教人們重收斂，而且說出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把天地許多自然道理來彰示這種必然現象，令人一見而明，並非信口開河，任便教人。這當中實有至理。我們只要把目前天地萬物一察就可洞曉此中道理至顯至明。所以我們「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復董克剛）

上文所說務本源主修身重收斂，可以說是陽明理想中的行爲最高原則。個個人不僅應存此理想，而且個個人可確實去做，方能成陽明理想中的標準人物，方不愧做了一個人。

（二）立志爲本

我國自來有幾句老話是人所周知的，這幾句老話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意思一則在勉人立志，一則在告訴人努力做事。平常看起來，這立志二

字，實在是平淡無奇，而事實上却也不平實，並無足奇的，所以「立志」「立志」人人都口口聲聲說知道，就這樣模糊糊糊，誰也不會得他一個精微深切的觀念。任他當作老生常談，再也沒有誰切實去理會它。一直到陽明先生，經過他一番研究與體驗的功夫之後，才將它的精微奧妙大白於天下，使人一見明白，易知易行了。再也不是一個老生常談的無用名詞。這裏便要將陽明對立志二字的認識體驗推闡出來，使個個易曉此道理。

(一)立志精義 「立志」有它一個精確的意義，這個意義並不平淡，可也不希奇。陽明解釋立志仍由人心這點天理至善念上出發。他以爲人心本至善，只要有一善念。便要堅決去行，使它長此爲善，不爲惡念所入，所謂立志就是立這個志，要長此善念。好像樹之有根，由此根去滋長發揚，假如要決心去爲惡爲害，便不是立志了，便有違立志的本來精神。陽明說：

「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傳習錄一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念存養擴充去耳。」——傳習錄一

「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結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書汪進之卷

陽明在這里一句揭出「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天理就是人的根本，這根本一如樹木之根芽，吾人要長立此善念，就要如樹木一樣去用栽培灌溉的工夫，倘此根本不立，何從去栽培灌溉，我這天理怎樣存在得，怎樣發揚得。我們由此可得立志的精義：

「抱定最大決心，將本心善念隨事就功的形諸事實，使這一念長此滋長不息。」

(二)立志堅毅 一個人立了志，算是有了根本，已有了起頭處，只是僅僅有這一個起頭，還是不夠，還得以持續不斷的努力。專心致志，貫徹這個志向，不可中途停輟，這就須要持志堅毅。這步工夫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並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容易辦到的，這當中實在也得花一番力氣。這就是堅毅的精神。陽明說：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傳習錄一

「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同上

「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致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寄聞人邦

「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示弟立志說

「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若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書顧惟賢卷

「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

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傳習錄二

「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寄鄒謙之
「人在仕處，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與黃宗賢

我們看過上文，可知陽明口口聲聲勸人立志要堅定，要專一，要如心痛一般，專心在這痛上，別的一切不管，務要目視耳聽皆在此，無一息，無一事不念念在此。這般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假如稍有不慎，粗心放過，將此志向放鬆些許，便將安頓其中不得進了。雖是豪傑，也多難免這個過失。持志豈是容易的事，誠然「志難立而易墜，亦深可懼！」（與戴子良）陽明先生嘗歎道：「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示弟立志說）尤其在事務繁雜的環境內，此志更不易堅定。陽明指出仕途比平居時工夫要難十倍，不免常有潛移默奪，違其初心的事情發生，這就是他實驗過的好例子，老老實實說出，實有驚惕的深意。「吾人惟有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與戴子良）堅持此志。

（三）立志實用 「立志」有它偉大的實用，有它想不到的益處，無論治學做事創功立業，無一件是可以離開他而得成功的，我們看陽明說的話，卽可明白：

「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傳習錄二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

志。——傳習錄三

「有志者事竟成，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與戴子良，

「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贈林以吉

「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近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與克彰太叔

「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與顧惟賢

「今時友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書顧惟賢卷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皆以志之弗立也。」——示弟立志說

「從吾遊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贈郭善甫序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與黃誠甫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志

而無成者矣，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與楊仕德

「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示弟立志說

「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躍於外，志輕者放其中。」——同上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墜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示龍場諸生

由上面的話歸納起來，立志有下列幾種實用的範圍：

【學業可立】「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這兩句話就明明白白的顯示出來了：「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是用力之方。只可惜歷代多少學子，不明此義，立志者少，更少立懇切之志，往往因循苟且，隨俗習非，散漫度日，虛度一生。這真是學者大患。所以一切學業的成立，都要立志。陽明日常教學子，教子姪，總不離「立志」二字，實在是有他親切感到處。

【事功可成】無論大小事業，只要立志，只要能堅定此志，便很少有不成功的。一個人如果不能立志，便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將氣浮志輕，日趨於污下，一失警戒，便生爲惡之心。因爲「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志不立則氣昏。」這志是事業之本，真

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後進，放乎四海」，以這種力量去行，誠然「志輪而輪，志裘而裘」，將「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天下事功，都基於「立志」二字。「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寄張世文）這真是至理名言，此中確有一番識見，豈是平常老生常談。

（三）循理去欲

陽明已告訴我們念念存天理便是立志，吾人日常行爲，總要隨時隨地念此至善，存這一個天理，不可爲人欲障礙了。因此陽明又教人行爲上要循理去欲，一切的行爲，要以天理爲本，凡是不合乎天理的念頭，便要即刻消除淨盡，不可留一些渣滓。陽明說：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與楊仕德

「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傳習錄二

「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明。」——寄希淵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與黃誠甫

「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獎顧湊批呈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便。世人心，難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目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密，而行之愈難。」

答儲柴墟

這里陽明所指示出來的，總不外教人在循理去欲上行動，他一句說出，「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矯亭說）這意思就有只要人能修道，正誼，有義，便不因毀譽而有榮辱，更不能因一時委曲而其道不明。這種循理去欲工夫，看起來似乎容易，實際上，往往欲遮蔽天理，氣焰太大，不是天理勝不過他，只是人不能「明道」。陽明痛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一針見血，實是至理名言，千古良藥。這心中賊，便是人欲，是陽明深惡痛絕的人欲之私，雖到今日，還是這賊作祟，莫說山賊太厲害了，只是我們心中賊爲惡，千罪萬惡都是它。人人若能反心省察，你的良知挺身而出，將你的罪惡一件件訴與你聽，一個個將它驅逐出去。這話看起來，好像空談不中實際，實在我們國家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一件不是因它而壞呢！請人人反心自問，自會明明白白，一點也隱不了的；因爲你心中始終有那一點靈明——天理是不滅的呵！

「循理去欲」，在人類的行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的行爲，影響人類前途的進化。所以任何時代的人們，任何一種的人，都應循着天理去做事。在這里，陽明又指示我們格物致知的方法，教我們怎樣去人欲，存天理。他說：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傳習錄

二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傳習錄一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同上二

陽明嘗說爲善去惡是格物，所以格物是致知工夫。是大學實下手處。自初學至聖人，也只是這工夫，要念念循理，方可去人欲。徐曰仁說：「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我們格物致知是磨上用功。要用勁時時去磨，使這天理彰明如鏡，任他多少邪思惡念，多少人欲念頭，到此無不自退。一切事情，只循這天理去做，決沒有錯的，而且可得最大的結果。今人做事，多不循這天理。所以一百件也難碰一件是正確確，着着實實有個結果的。以至敗壞到目前這等慘狀，無法收拾，這個大病大痛，從來沒有誰肯注意。殊不知這是根本，是一切病源，惟有用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方能「起死回生」。這是千古之祕，是簡而易行的，是至當的大道。陽明先生一口告訴了我們，我們可不去力行麼！這就是我們今日復國的基本根芽！舍此根芽，都是枝枝葉葉，不能有用的哩！（格物致知可參閱基本論）

（四）克己自治

「克己」是個個立身處世必須講究的學問。自來這「克己」二字是很受人重視的，只可惜相傳日久，多少人都把它當作鄉愿的老生常談，非常輕視，以爲不足道。實實在在「克己

「在教人自修自治，能指正人的行爲，直接是有益於個人，間接却能引導全體社會的行爲。陽明先生對這一點是很親切的看到了，而且他自己確確實實，把克己當作一種工夫，所以，我們對這一點要加注意。」

(一)克己精義 我們首先要認明什麼是克己，他的涵義怎樣。陽明說：

「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傳習錄一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同上

由這里可以知道，克己是爲己的學問，是成己的學問。因爲人各有個良知，爲是爲的這個己，成也是成的這個己，這個己才是真正的自「己」，人能復得這個真己，便是真我的本體了。平時用功，要在這克己上着力，使人欲日減，天理日增，漸漸的成全我這原來的真己。所以能克己，方能成己，由此可得克己的精義：

「克服私欲以存天理，念念在省察克治上，着着實實去做，以復我真體。這就是克己。」

(二)克己方法 克己是要復我真己，存我本體，時時在警戒自己，克己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看陽明怎樣告訴我們克己：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傳習錄一

「是徒知靜養，而不知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這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同上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

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俛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蕩廓清之意，無事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

——傳習錄一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同上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病發。」——同上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書石川卷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凡當責人時，就把做一件大事，己私克去方可。」——同上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同上

「本心之明，皓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寄諸弟

「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

，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

——答徐成之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

——悔齋說

「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日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者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亦豈遂終於惡哉！」——南贛鄉約

由上面的話歸納起來，可知克己有下面三種方法：

【靜養】在煩雜的環境之下，俗情俗習，在所難免，一個人當這個時候，這一念天理至善，亦有時受外物引誘而動搖，這就須要克己，靜養就是克己首要工夫。所以「日間覺紛擾，則靜坐」。靜養時務要體察天理，要將私欲克下去，倘若「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臨事便要傾倒」。所以靜養的時候，務必要克己，方能立得住。凡是初學克己，這就是下手處。

【省察】時時思維省察，將私欲消除淨盡，逐一追究，搜尋出來，拔去病根，永不復起，務必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這就是省察的工夫。這種省察工夫是很重要的，惟有省察，隨時隨地可反己自檢，將此許多惡念件件清除。真要「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直到無私可克方法。」這種思

雖省察就是自治自檢的工夫，非常重要。

【改過】「君子觀人而必自省」，「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與薛尚謙）這就是悔過遷善的意思。人就無過，只要見善即遷，有過即改，善惡到眼前，便無有不自知。只是知了，即刻要將它克去。有過能改，使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胸中灑灑，不掛一塵。這悔是善之端，誠之復，善惡之分，誠僞之關，吉凶之機，莫不在此悔悟一念上。所以悔悟實是去病之藥。人就無惡呵！

（三）克已實用 克己的意義與方法，上文已分別說過。現在我們要知道克己有何實用處。據陽明的意思，人真能克己，便可心明如鏡，直是浩然正氣，養得天機活潑。他說：「人若真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傳習錄一）本心一正，便是一生的根本。此根本一正，還有何等事不能做。莫論學問事功，就是日常一舉一動的小事，那一件事上又不能實用克己工夫。陽明說：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與黃宗賢

「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論泰和楊茂

這里所謂「忍默」「收斂」「是非」都是克己功夫實用處，都是日常行事應用到的，人若隨時能克己，便可以忍默，收斂得，成天下之大勇。是非到前便明，還有甚爭辨，有何煩惱。所以惟大勇者能克己。

(五) 處世謙恕

「謙受益，滿招損。」人總要存恕道，方能處世，妙用無窮，這雖然是一句老話，實在是很重要的。陽明對這方面，有其真實見解，頗值注意。

(一) 謙恕精義 謙恕是什麼意義？陽明告訴我們：

「謙○尊○而○光○，卑○而○不○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書陳世傑卷

「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書正憲扇

「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與萬子雍

「責善，朋友之道。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示龍場諸生

由這幾段話研究，可以知道，人的行爲常常有個傲的大病症。這是一個大病，不可等閒視之。人的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所以陽明提出一個謙字來醫治。這謙字本身是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的。普通多半把謙字當作怯懦畏懼來看，以此大家都忽視他的價值。這是一個大

錯。實則謙是天地萬物不可少的，「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謙是人生處世不可少的東西。至於恕，「只是要爲人多留退步，厚責己而薄責於人。對人總多原諒，責善也不可太過。太過便是有失恕道，便是「傲的爲惡」。因爲人心本至善，就是盜賊，你說他做賊，他還慚愧怕羞。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一念改過，即得本心。對他人過失，總要寬恕。」「過嚴」「過察」都是不當的，有失恕道。凡是有過嚴過察的病痛，有個恕字來醫治他，便無不恰到好處。我們由此可以知道謙恕的意義在戒己以做，責人以善，接物以寬。

(二)謙恕實用 吾人在日常行爲中，或處友，或治事，在在都須要謙恕。小而言之，待人接物；大而推之，國家大事，無一不是要謙恕，所以謙恕的實用範圍是很廣大的。陽明告訴我們道：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傳習錄一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傳習錄三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書中天閣勉諸生。

「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可卓爾有進。」

——答劉內重

「諸生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示龍場諸生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胡伯忠

「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遠俗亭記

看過上文，可以知道謙恕在處友，治事上，都有實用處。

【處友】「友道」在陽明的眼光中是很重視的，他認爲「友也者，以道也。」他再次的說，「君子與人交接，必有其道矣。」以道爲志，方是朋友。所以「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與郭善甫）由此可見朋友基礎完全建築在「道」上。因此，朋友不可忘此基礎，務要相下，要謙恕，方有益。即使講論學問，也應「委曲謙下，相感以誠，默而成之，寬以居之。」不可相上相勝，如此方無損，而且「大頭腦處亦將卓爾有進。」誠身明道，就在這道理上。

【處世】社會之間，人品不一，習俗複雜，要想在這里做事，也不可無謙恕之道，一定要不依習俗，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便不得成功。但若要一定把自己意思完全拋了去從俗，其罪惡更甚。所以「苟同於俗，以求通」，或「遠俗以求異」，都是一樣的不當。在這個困難

問題之下，只有謙恕二字可以出力調善。因為「君子與小人，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亦安之而已。」這里所謂「安之而已」，也只是「一個謙，一個恕，總在責人以善，戒己以傲，接物以寬上用功，莫自矜自是，不可動氣，要「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六) 結論

陽明倡知行合一說，中間有一種重要意義。即是人的行為要以至當至善為本，只是想求合乎這個標準，可又非易。可是陽明先生，他深明人性，洞曉天機，深入社會，他却能體察人類行為的精要，而為之確立一種合理的規範，不阻礙社會進化，不違背人情，不乖逆人性。既不是如俗儒這般那般的倣作，似木偶人樣；又不是任意臆想胡作亂為的。他的主旨，只在健全人的行為，發輝人類美德，使全人類共存共榮，以求最後進於進化的社會行為。人們真應將本文所示各理，當作我們一切行為的規律，力行不懈，方不負陽明先生原來至意。

最後，引陽明先生一段教訓，以為結論：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年譜

四 實踐論

實踐是人類進化社會發展的最要原動力，人羣由最初的原始時代茹毛飲血生活起，中間

經過千百世複雜的演變，一直到今日，進化成這樣一個五光陸離的世界，在這進化的許多時代當中，人類由他的實踐，創造了一切，獲得了他所最需要的，更由舊的奮鬥中，得着許多新的教訓。人類所有的理想，都由實踐而成事實，一件一件的表露出來。實踐的偉大，可見于此。普通人人都知道「實踐」二字，只是大半知之不真，行之不切。並非真正知道了，真實去行了。陽明對這一點却看得親切，他倡知行合一說，也正是爲此。他一生得力處，也就是這二字。所以只有他的認識是精到的，極值吾人的注意。尤其在今日這華而不實的社會更爲千百倍的重要。

(一) 實踐的意義

我們首先應該知道的，是實踐的意義。究竟實踐是什麼？現在且看陽明說：

「爲學大病，在好名，……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傳習錄一

「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誦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

贈王堯卿序

「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與劉元道

「終其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講濛濛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

得個沉空守寂成一個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答聶文蔚

「實」的對面是「名」，是「虛」，是「文」。這都是實的生死對頭。實只是有一個目的，是眼可見或心可感的，可是名，虛，文都是遊移不定，並沒有一個切實的目的，外面所表示的與內面所看的，並不一致。眼所見，僅是一個外表，心所感僅是一種形色。變化無定，令人不可捉摸，不可依恃。明白的講，實是確確有的，是可靠的，它不虛偽，也不欺騙。「文」「虛」「名」却全然不是這樣，誰也靠他不着的，所以陽明一再的說「爲學大病在好名」，已經把「實」的觀念把牢住了。實踐就是叫人向平實堅固的道上走，若定要務虛務名務文，便是向爛泥上走去，一脚下去，便死也爬不起，直到死不悟，以爲還是柏油馬路。這都是世之大病，中間真不知擔擱多少英雄好漢，他們總是好名心重，懸空去做，全無實落，真是癡騃漢，毫不能經綸宰制天下事。陽明大聲高呼，要人人務實際，求實在，確是一包好藥。我們由此可知實踐的意義，只是要着着實實去做，消極的在挽救天下虛病，因爲「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要補空救虛；積極的在發展人的行爲能力，使個個人都有務實之心，都有實落下手處。

(二) 實踐的實用

由上文所講實踐的意義，我們已知道實踐在補空救虛，在發展人類行爲能力，天地間許多事，由極細微的以至極顯著的，都因實踐而表現出來。治國家，講學問，日常生活，無一

不有須乎實踐。可見實踐的實用範圍是非常廣大的。總括的講一句，實踐可得實功，事事物物能實踐，便事事物物可得實功。天下事物，都可得實功，一毫不爽。分開來說，講求學問，平治國家，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在在須要實踐。我們且看陽明說，當更明白：

「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傳習錄一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同上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物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立虛頓悟之說相反。」——傳習錄二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傳習錄三
「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同上

「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與薛尚謙
「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傳習錄二

「有一屬官，因久聽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

曰：我何嘗教汝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存個喜心。不可因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全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簿書訟獄之間，莫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同上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傳習錄一

「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答路賓陽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可收之桑榆耳。」——與薛尚謙

陽明這些話，說得很清楚，無論治學做事，不管是小是大，都非實踐不能見其力量，不能得益。天下大事所以敗壞，所以大亂，所以不治，都是因文盛實衰，沒有去實踐。莫說這等大事，就是「日用事」也得「體究踐履」，「事上磨鍊」，「着實用功」，方能「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有多少積累在，若論講求學問，更是要「反身實踐」，因爲「道心體而後見」，工夫須實落做去，而後可以明道。倘是「料想臆度」，不加體道之功，便將「自誤誤人」，「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傳習錄一）由此可知實踐的實用範圍是非常大的。治國治學，民人社稷，簿書訟獄，無一不是實學，無一不須實踐。都

是「學可以爲政，政可以爲學」的。（書朱子禮卷）因爲離了事物爲學，一定着空。陽明自己已在兵事紛擾之際，自驗有得力處，也便是「實落用力」的功効。所以「敦本尙實，反朴還淳」，確是實踐的功用。實踐的功用真是偉大！

我們研究學問，或立身社會，往往有許多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可是他的內容，並不知何艱深奧妙，並不怎樣祕密，一經體驗考察，便可恍然大悟，洞悉這個道理。天下最奧妙最祕密的，就是那最淺顯，最鮮明的，這當中只隔一個「實踐工夫」。如果不去實踐，便成了奧妙，祕密，一經實踐，便是最淺顯，鮮明。陽明先生把這個道理認得頂親切，看得最分明。所以他不惜苦口婆心，倡知行合一，勸人去做實踐工夫。口口聲聲要人着實用力，事上磨鍊，實有他一番救人救世的至意。實踐的實用程度，擴而大之，直可救人救世，「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

（三）實踐的工夫

我們已經明瞭實踐的實用範圍是非常的大，現在要研究實踐的工夫，我們應該怎樣去實踐。據陽明的意思，他指示我們兩種實踐的工夫，第一是由簡易真切處着手，第二是將理論與事實打成一片，由這一貫的道理上着眼動手。茲先將陽明所說的話錄后，我們由他學問實踐工夫，可以找到我們所須要知道的：

- 「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轉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傳習錄三
- 「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澈。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必心事不合一

。——同上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有一定之向。」——大學問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同志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汝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里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傳習錄三

「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以一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其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傳習錄二

「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同上

「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同上

「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常察，蕘芻常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

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同上

陽明對於學問的要求全在實用，對學問的探討，全在實踐，這是我們應該知道的。就他整個的學說而論，全是事實與理論的結晶。真是「內外兩忘，心事合一。」非常簡易明當的。他不是為學問而學問，他把學問貫注到人生的進程內，發生廣大的實用性。我們讀過上文，可以知道陽明自己最重實踐工夫。他所謂良知，天理，決不是空空洞洞毫無著落的名辭，無論大小事情，他都能運用這種精神去行，將理論與事實打成一片。他能一毫不差的實踐。他所謂「格物真訣」「致知實功」，也只是這「實踐」二字。他所指示我們的第一是由簡易真切處着手去行，「良知本是明白」。這「至善」就在我心，只要將這頭腦認得當了，便儘可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實落用工夫」。「朴實用功」，這樣下工夫，才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這是一種實踐的主要工夫。第二是要在理論與事實打成一片上着手實踐。我們要知道，沒有理論指導的行動是盲動，沒有事實根據的理論是空想。儘管談得天花亂墜，終成空理論。我們下實踐工夫，必須顧着這個原則。要「隨事隨物，去精察天理」。倘能如此着手，便是真正得力的實踐工夫。即使「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這里所謂發用流行，實包含着廣大的實踐工夫。惟有這樣的實踐工夫，方能挽救「天下虛病」。方能發展人的行為能力。我們平日無論大小事情學問，都要用這里所講的二種實踐工夫。我敢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學問是離了實踐工夫而得成立的。

(四) 實踐的社會

陽明倡知行合一，要人實事求是，勵行實踐工夫。他的至意所在不僅在增進人類的行為能力，直是下了決心要創成一個全體的實踐社會，一個總動員的社會。使它反朴還淳，敦本尚實，成爲一種富有生機，極有理性的新社會。他雖然沒有具體的告訴我們，可是我們不難由精細的研究中意會得之。並且，還是歷歷可考，有所依據的。陽明這種理想比柏拉圖的假想國。孔子的世界大同，還更近情合理，更有可解，較有科學的根據。因爲陽明看定了實踐二字，使人人把握着現在，不慕過去，不幻將來，專心實幹，完成今日的責任。將這風氣普遍的自然而注入廣大的社會裏，促成今日一個新世界的實踐社會。且看陽明說，自可明白：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傳習錄一

「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傳習錄三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寧變亦只在人情裏。」——傳習錄一

這里所謂「此心常見在」，便是把握現在，一了百了，這個常見得見在的心要處理一切人情事變。社會上一切的活動，都可以這人情事變四字包括，如視聽言動，富貴貧賤患難死生，不過是事變的一端。這當中許多複雜的活動構成了全體社會的行動。陽明要人人都重實踐。推而廣之，日益擴大，由個人而團體，由團體而社會，最後建立全體的實踐社會。陽明倡

知行合一，主要旨趣，便是要勵行實踐。他以爲人是創造社會的動物，許多新的力量都由實踐中得來，人人應由實踐中去求學問，做事業，最後建立一個的實踐社會。先生這種勇於創造的精神，真非世俗迂儒專力守成之輩所可及。

第四章 陽明的事功

一 治國方針

(一) 安內攘外的意義

安內攘外是兩個名辭，一個精神；是兩件事，一個道理。安內必須攘外，攘外也必須安內。這二者互爲關係，並不能單獨存在，並不能分出彼重此輕，彼輕此重，濶當中有個一定的時機，或是先安內，或是先攘外，完全以當時的時機爲轉移。二者的本身並無一個輕重的分量。絕不能假定一個定律，「先安內而後攘外」，或「先攘外而後安內」。可是，此中確有這末一個不變的道理：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內不能安，外侮必至，所以安內是當然的。不安內不足以自立，不自立不足以攘外。安內是一個民族國家生存所必需的條件，必先具自立自強的力量而後可攘外以安內，可安內以攘外。中心始終在這安內二字上。陽明先生最明此道理，他說「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督編十家牌）實在是一句切中事理的話。

(二) 陽明安內攘外小史

陽明一生所做的事業，可用安內攘外四個字包括，最主要的以剿除匪患，征服叛變，平定邊疆三件事爲最著，詳細的經過，可參閱陽明年譜及其它傳記。茲將其經過情形略述之：

(一) 剿除匪患 明朝正德年間，奸臣在位，小人得勢；整個政治社會陷於混亂狀態，

無人加以統制，愈弄愈亂。因此，山中豪傑，綠林爲依，到處都有盜匪出沒。尤其在南贛一帶，撫鎮屢用非人，不能得力。盜匪非常猖獗，竟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楚閩廣間，多崇山峻嶺，都是賊巢所在，大小官吏，沒有辦法應付他們，束手無策，愈剿愈糟，大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兵部尙書王瓊，特別賞識陽明，特薦他出來負這個剿匪責任。於是朝廷任他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陽明將啓行，他的朋友王思與稱陽明「觸之不動」，必立事功。陽明以正德十二年（西元一五一七年）正月到江西。這時候匪勢仍然猖獗異常。陽明於是勵行十家保甲法，並發動民衆運動，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使家家皆兵，人人皆兵。同時極力修明政治，因此，人心爲之大轉，大家奮起爭附，由此，匪勢漸漸孤單微弱，陽明辛辛苦苦，獨力經營，畢竟在兩月的短期間內，以不滿萬餘之兵，不滿三萬的用費，俘斬匪賊六千有奇，破獲匪巢八十有四，渠魁斬獲，無一漏網。至是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

（二）征服叛變 陽明自剿除匪患以後，威信大增，全國政府人民無不信服。正德十四年（西元一五一九年）宸濠叛變。原來宦藩歷代都有異志，欲圖不軌，到宸濠更甚。正德初年，他極力結納得勢的宦官劉瑾。勢焰日大，時機已熟。於是發動起來，實行叛變。陽明奉朝廷命令勦處福建叛亂，到江西豐城的途中，忽傳來宸濠叛亂的訊息。陽明于是趕往吉安，發義兵戡亂。他下最大決心誓死報國，只是他初到江西，一切軍事還沒有充分的準備，而宸濠却蓄心已久，早有預備。四方奸黨小人都聞風而附，惟恐落後。在這種顯然不利的情勢之

下，陽明不爲之動。他一句說完了，「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他于是不屈不撓的執行他的職務，進行他的任務。後來宸濠叛兵佔有南昌一帶，計劃進犯南京。陽明的義兵（都是各地民衆義勇軍）自吉安誓師，樟樹大會討賊，一次而克復南昌。使宸濠首尾難顧，最後畢竟生擒宸濠，而告大功。

（三）平定邊疆 中國未有海外交通以前，所謂外患，是指邊疆民族而言。歷代以來，都是這樣，這種外患雖無今日之可怕，但在當時爲患確也不小。（邊疆民族的鬥爭與今日整個中華民族的完成有至密切的關係，請參閱拙作西藏問題）。明代是漢族由異族中奮鬥出來的成績，他們感受到亡國的痛苦，推翻了元朝而創立復興的新國家。自然，最令他們難忘的就是外患。所以他們不能不時時留心嚴戒。陽明先生先後兩次到邊疆，並負有實際的政治責任。他自然不會忽略這個問題。第一次到邊疆去是謫官貴州，爲龍場驛丞。這一次他體察到邊疆民衆的性情，同民衆發生極好的關係，他並且用他的學說，他的精神去感化民衆，收到極大的效果。第二次陽明巡撫兩廣，對於廣西土夷更是用心，純以德撫土民。民間變亂，無不平和。然而，他始終沒有大興問罪之師，動用武力去強壓邊民。就陽明在邊疆的政績而言，他不費一兵一卒，用他的精神，將邊疆人民感化教養。防患於未然，彌亂於無形。終沒有發生什麼驚人的外患。

（三）安內方略的基本原則

陽明安內的基本方略有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屬於經濟的，安定民生以杜亂源；第二個是

屬於政略的，剿撫兼施，以養民力。陽明安內基本的方略就在這兩點上。茲分述于下：

(一)安定民生以杜亂源 社會所以發生動亂，主要原因由於民生的艱苦不得解決。所以安內必以安定民生爲本，方可杜防社會的亂源。陽明對於這個原則是很重視的，他首先就認定「弭盜所以安民，安民者弭盜之本。」（與王晉溪司馬）更提出四大安民綱要：（一）簡員省費，（二）均地平徭，（三）移巡司扼險要，（四）寬賦役以蘇民困。（見講設和平縣疏）陽明說：

「東南地方，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害，敷設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弭盜安民，則建立縣治，亦其一策。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洵查例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佔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經久良圖，誠無嫌於添設縣治者。……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隣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丈量照數除豁。」——設和平縣治疏

「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其丈量，實亦切救時務。」

清理永新田糧

由這里，我們可以知道陽明對於一般的地方，他的安民方略在簡員省費，均地平徭，移司據險，寬賦蘇民，這是他安定民生的一貫主旨。對於那些剛收復的匪區，他主張從速設立

縣治，清丈土地，控制要害，敷設政教。並且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使窮苦的農民有田可耕，不毛之地成爲生產之區，使險要之地有兵可守。這一切都須先設縣治，所以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縣治既設，而後可以開始實際的安定民生工作，其中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清丈土地，這工作重要而繁雜，而且是迫不容緩的，陽明提出兩個辦法，凡是良民土地過去爲匪所佔據的，一律照數給還原主收管。中間有曾經典與新民得受價銀的追繳價銀一半入官，田業仍給還管業。至於其餘的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除此之外，凡是修築城池學校倉場鋪舍及其它公用的百姓田廬，一律要清丈，由官家照實數豁免稅糧。我們至此，可以大大的明白陽明安定民生的主策在簡員省費，均地平徭，卽是今日所謂平均地權，內容雖有彼此廣狹之不同，然而精神與作用是一樣的。至於那些新收復的匪區，却要趕緊設治，恢復或建設新的政治力量，趕速丈量土地，恢復或建設新的生產力量，這都是拯救時弊的。這樣方是安定民生杜防亂源的基本方策。

(二) 剿撫兼施以養民力 人之挺而走險去爲盜匪，大半都有他不得已之情，他何嘗願做盜匪冒生死危險，他又何嘗不知道盜匪之不該做，他那一點良知仍在，只可惜他不能立志，沒有毅力去抵抗環境的壓迫。迫不得已挺而走險，於情於理，都有可憫。這類的盜匪是愈剿多的，不但不能剿清，而且將增多。所以剿的當中，不可無撫。撫是促其反省自新，從新做一個好國民。剿撫是平行而不相悖的，有時而剿，有時而撫；不可一律剿，也不可一律撫，當剿則剿，當撫則撫。完全要看當時實際情形怎樣，然後決定所取的方策。陽明剿匪的

成功，全在得訣于此。我們且看他說，究竟怎樣當剿當撫。關於這層道理，陽明看得很分明。他說：

「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其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讎脅之，民不忍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賊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己地也。夫平良有所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有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申明賞罰疏

「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同上

「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剿卽剿。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艱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徵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傷伐天地之機，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兵連不息，而財匱糧

絕，其患二也，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百姓飢寒切身，羣起而爲盜，其患四也，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我兵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飢寒之民，其患六也，百姓之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其患七也，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無民可守，自撤藩籬，勢有不可，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生命。……

一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剿則剿，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牌行副總兵搜剿餘巢

在這里，陽明將一個剿撫的道理，說得十分明當，對於盜賊的起因出處，更是一眼看住，絲毫不爽，他知道盜賊之起，由於官府之不能剿，因循敷衍，不加強制，人民受其害而莫伸，時日一久，都爲之脅從，與其爲民有困征輸之劇，倒不如入匪有獲犒賞之勤。因此，民變爲匪，匪卽是民，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嚮導，處城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一到這程度，民匪不分，遍地是匪，動兵去剿也不容易了。所以在當初發作的時候，便要去剿。招撫是出於不得已，豈能太濫。無論是剿是撫，須要量其罪惡，可剿則剿，當撫則撫。相機而應，決無一固定的法則。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有時須要剿，有時須要撫。但都看情形而定，可撫則撫，當剿卽剿，這是陽明

剿匪的基本方略。在南贛，他用剿爲主策，在廣西他用撫爲主策。主策雖各異，但其成功則一。南贛因盜賊性兇，怙惡不悛，所以用剿。廣西因兵連禍結，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若一定要窮兵雪憤，不論勝敗，都有傷伐天地之機，虧損好生之德，所以須用招撫，方可活數萬無辜之死命，倘不幸而動兵，大舉征剿，便一定要發生陽明所列舉的十種可怕的結果，所以招撫爲當行。我們由這里可以明白剿撫的道理了。現在且引陽明告諭洞頭巢賊的一段話，可知他一片真心，使人同情，一點赤誠，使人信服：

「……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從脅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與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寐，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汝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明非我殺之也，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吾豈好殺爾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飢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貧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

(三) 剿匪戰術幾個原則 陽明以一文弱書生，統率大兵掃蕩匪類，得成大功。誠然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家。陽明嘗自作詩句戲道，「強所不能儒作將，」也擬戎馬入汀漳，

「這位儒將出馬，建奇功於江右。倘不真明戰略戰術，怎能有此成就！陽明說：

「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之心，而作興士氣。」——申明賞罰疏

「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跡詭秘。爲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翦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報捷疏

「督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二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近，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議處江右盜賊。

「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

——批韶州留守申

「大抵防寇如水，四面堤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

「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輕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期，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令軍法斬首示衆。」——牌行領兵官

「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並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日息矣。」——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讀過上面的話，可以知道陽明剿匪的戰略與戰術是怎樣。他第一注重賞罰，嚴明軍紀。賞不踰時，罰不後事。人民一草一木，不得侵擾。軍紀賞罰，是充實兵力的主要原因。強軍勁旅，都在這四字訣上。第二他主張以賊攻賊，使盜匪自相殘殺，不費一兵一卒，使匪類自歸毀滅。第三他用奇兵制勝，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使匪類無一自全。第四他主練精銳之師以當前敵，可摧鋒陷陣。第五他認為軍事行動要嚴密，要迅速。防寇如水，不可有一處的滲漏。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兵襲擊。第六要殺一懲百，擒其魁首，寬宥餘衆，以勸來降。這六項便是陽明剿匪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同時，陽明創設軍堡，其作用與今日的碉堡一樣，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日息。對於剿匪的工作是大有有效的。陽明有如此的軍事見識，有這般的軍事佈置，無怪他得以完成剿匪大功。

(四) 攘外方略的基本原則

安內所以攘外，能安其內，一定可以攘其外。但有時候，又必須攘外，才能安內。所以安內與攘外是一樣重要的。它們的各種計劃與準備是同樣需要的，陽明對於攘外，有他完密的方略，分述如下：

(一) 全民皆兵鞏固國防(武力的國防) 陽明主張全國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兵即是民，民即是兵，貫徹寓兵於農的自衛政策。勵行十家牌保甲民兵制，全國民衆，普遍的

過着軍事生活，他這種辦法實施的結果，便是全民皆兵的國防政策。且看他說，當可更明瞭這種國防政策的內容：

「大抵人君之爲國，好戰則亡，忘戰則危，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而卽戎之訓，亦有所不敢後也。」——山東鄉試錄

「本院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批編民壯呈

「兵不在多，惟貴精鍊，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批練民兵

「好戰則亡，忘戰則危。」這兩句話就是國防的來源。一個國家不可好戰，若一心去窮兵黷武，做帝國主義，專門侵略弱小民族爲能事，儘管他武力怎樣強大，一定非至敗亡不可。中外古今不少此例。近來日本帝國主義，肆其暴虐來侵略我國，它的結果下落，也是不外此例。這是大家已經目睹的。這就是好戰之過，失了國防的本義。相反的，好戰固不可，而忘戰更不可，一個國家承平之日久，毫無武備，個個安樂，不思戰事。一日之間，外侮驟至，將何以抵禦圖存呢所以忘戰則危，因而有國防的需要。這種武力國防有兩種基礎，一是民兵，人人皆兵；一是精兵，兵貴精鍊，貴簡嚴，不貴多。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國庫不乏軍團之需。國防鞏固，方無外顧之憂。近代的國防建設，純然是根據這種原則。我們不可忘戰，不可好戰。國防的限度，就在這當中。

(二) 轉移風氣以正習俗(精神的國防) 除武力的國防外，還有種更重要的國防力量

，它是無形的，而富有潛勢力，那就是精神的國防。陽明學說主點也全在精神國防四字上。他主張轉移天下風氣以正習俗。他說：

「天下之患，莫大於風俗之頹靡而不覺，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

山東鄉試錄

「有司之政，風俗爲美。習俗侈靡，亂是用生。」——告諭

「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南贛鄉約

民族精神所繫在風俗，所以善治天下者，莫不以風俗爲首務，風俗頹靡，國家整個精神也隨之衰敗而不能振。要求精神振奮健旺，必須正俗。有司之政，風俗爲美。陽明嘗嘆道，「破山中賊易，攻心中賊難。」意思就在精神國防上警戒。精神的國防建基於此，不可不注意。我們抗戰，所恃者就在這精神國防。我們的精神國防成爲銅牆鐵壁，敵人不能動其毫末。這樣，我們所以得最後的勝利。所以我們應該轉移天下風氣。

(三)消除內患安定社會(政治經濟的國防) 陽明安內政策完全在消除內患，安定民生八個字上。這八個字對外而講便是政治經濟的國防。陽明說：

「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蔽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塞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壞，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

「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需，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畢災疏

陽明這兩段話指出了當時政治的腐敗，衰耗頹塌，將不可支持而不自覺。這就是失了政治國防的力量，政治敗壞，形成一種風氣，使國家整個政治機構僅有形式而無實際，貌合神離，更不能發生政治的真力量。政治的國防意義就在此。除政治而外，接着的就是經濟。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這是經濟的國防。言語雖甚簡單，意義却非常重要。一個國家想自立自存，政治的，經濟的國防是不可忽略的。陽明雖然沒有明白的指揭出來，然而事實上，他是認真注意了這個問題的。你看他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各端，不是一一都特別指出來了麼？他把當時政治衰耗頹塌的情形認作當前一大患。他主張罷員，損需，止徵，節用來鞏固國防經濟的壁壘。內患消除，社會安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國防方是成功。

（四）國防建設與戰略 陽明在他的陳言邊務疏中提出了幾個國防建設及國防戰略的主要原則：

「蓄材以備急——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如是而求其克敵制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勢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

士才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事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

舍短以用長——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簡師以省費——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兵貴精，不貴多。

屯田以給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

此雖未能盡給寒下之食，亦可以稍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策。

行法以振威——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贅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而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怒，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敷恩以激怒——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病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抱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諭以戰讎，明以天倫，激其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

捐小以全大——今若恣其隳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食。其捐之也，不以其爲失機，養威爲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

嚴守以乘弊。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兵，嚴號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益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出其不趨，趨其不意，迎迓夾攻，首尾橫擊，以足當區，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其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我們讀過這一段偉論，句句都入髓得髓，字字深中肯綮。可以由此知道陽明所揭示的國防建設原則是很具體，很周密的，他對於國防的戰略，尤有深刻的認識，敏銳的感覺，由國防的基點看是很值得重視的。我們不能輕易忽略它。陽明的國防建設，第一他最注重人才，因爲得人則勝，非人則敗，真正有爲的人才，非可偶然而得，必須預蓄以備急。一旦出用，取其長舍其短，倘能如此，國家大難臨頭，自有韜略統馭的人才挺身而出，何至倉皇失措。第二他重節師省費，以有限的資費而創無限力量的精兵勁旅，第三他用屯田的方法來維持國防軍的生活，減輕國防經費的負擔，增加國防軍事的力量，陽明的國防建設就是這三個原則，一語一字，無不實在，意簡而盡，實在是國防建設重要的原理原則。今日國防建設仍不能離開這些原則，只是運用之妙存乎其人。至於陽明的國防戰略，包括四個原則：

【行法振威】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

【敷恩激怒】宣以國恩，喻以奸讎，明以天倫，激其大義，痛心疾首，日夜淬礪。

【捐小全大】 養威爲憤，責以大成。

【嚴守乘弊】 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遞夾攻，首尾橫擊，以足常置，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勝於萬全，立於不敗。

這四個國防戰略，一切中事理，無不極盡精微奧妙，試將它仔細思考，自可有所發明，運用無窮。實在是我國國防戰略的基本原則，頗值得我們注意。

(五) 驚人的偉績

王學是一部實用最偉大的學問，陽明先生是一個最能實踐力行的人，他能將理論與事實打成一片。他不僅是政治家，教育家；而且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軍事家。他出身原來是一文弱學者，誰也想不到他能統率大兵，安內攘外，做出一翻驚人的偉績。真可振驚千古。他明安內攘外的要旨，他能熟籌具體的安內攘外方略。倡民兵，固國防，教人民，移風氣，使人人皆樂爲國防戰士，人人都願爲國家奮鬥，安內攘外，步伐井然，臨亂鎮定，沉着應變。非平日造詣精深，修養有素，怎樣有這驚人的成就。雖隔四百年而到今日，還依然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遵循恪守。

二 治邊方略

(一)陽明治邊小史

陽明對於邊事自來是很關心的，而且下過很大的工夫。二十八歲的那年，剛舉進士出身，親政工部，他聞訊達虜猖獗，朝廷正下詔求言，陽明於是上陳邊務疏，所陳各節，極有見地，利弊得失，分析剖明，足見他對於邊事的注意已非一日，對於邊事的研究已非尋常。後來他先後兩次到邊疆去實地服務，更給他一個實驗施展的好機會。所以陽明治邊是頗有歷史的，頗值在此略為敘述。

陽明初上任途得罪奸黨魁首劉瑾以後，即被謫貴州，爲龍場驛丞，一路風波險難，艱苦備嘗，到了半開化的西南極邊。他毫不灰心，他要實行他的教化。久而久之，他與邊地人民非常好，感情更爲融洽。人民受其感化，發生很大的信仰。他更興學設教，人民受益極大。人民自動的爲他建築了何陋軒君子亭，爲陽明設居室。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老百姓無分老少都個個來看候陽明，如家人父子一樣親愛。陽明精神上自然得到無限的安慰。他嘗說：「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感感也。」（瘴旅文）可見陽明治邊得要，人民咸服其精神，受其感育，得以漸次開化。

晚年的陽明（五十七歲，這是他最後的一年）巡撫兩廣，又親到廣西地方。那時候的廣西是所謂「蠻夷之區」，正是盜匪猖獗，社會動亂之日，要想在這種地方辦理邊事是非常困難的，可是他一到廣西，便興學校，撫新民，居然得有很大的效果，「信義大宣，諸夷咸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

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舞于之化，何以加焉。」（平思田碑）陽明治邊到此境地，真是難得。邊地從此可免多事，邊民得以安居樂業。陽明對於邊疆的貢獻，豈是尋常的一回事呵！

（二）陽明治邊基本政策

陽明治邊的成功，得力於他的治邊政策。他所遵循的基本政策有二：第一是以德教民，不用武力去強制邊民。第二是安定邊民生活，保障邊民生活的安全，不使他們感受任何生活的恐慌。茲將這兩大政策的內容分敘如下：

（一）以德教民 邊疆人民，文化各方面都不進步。只能教之以德，導之從善，若要用武力去壓迫他們，強制他們，以力服人，其結果一定要引起反動的風潮。將惹起無限的紛爭。陽明最明這道理，他不主用武力，而尚德政。且看陽明說：

「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可卽宜誠心撫卹。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挾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

——綏柔流賊

「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署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使遠夷荒服，無

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為善一也。息財省費，其善二也，久戍之兵，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固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署散土官之兵，代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象，而沮懾其潛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釋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涵育深仁，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彊寇，外防邊夷，邊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士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奏報思田平復疏。

陽明治邊出自他萬物一體的至仁精神，他以至仁之心對待邊疆人民，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得人民的愛戴。「處夷之道，攻心為上，」這兩句話已很明顯的揭示了陽明治邊的基本政策，他所謂攻心，就是一種德政，一個國家固不可忘戰，但對邊疆人民純用武力去強制是萬萬不可，而且行不通的。因為天下大事確有這末一個原則。「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為之但見其易，成之不見其難，一順其情，因其勢，乘其機，都是注重在德字，務在攻心得法，使邊民涵育深仁，感慕德化，近悅遠來，德

威厚被。這種政策，陽明在廣西，署兵行撫不用武力去干預，算是澈底實行了，收得美滿的結果。上文所指出的十善，便是基於這種政策，清代的撫綏政策，還是陽明這種政策的變相，只可惜沒有澈底，所以終于失敗。民國以來，沒有誰能真知道治邊的要領，許多人主用武力，許多人主沿用清代的撫綏政策，形成兩個極端。以致敗壞到今日這種殘破局面，豈非可惜。若能真明陽明的治邊政策，切實去行。又何嘗沒有救藥呢？

(二)安定生活 邊疆人民有他們一定的生活規律，治邊的人只要在安定生活上用功夫，不必去掀動他們的生活。但這意思決不是說不去改進他們的生活，無論怎樣改革，總在求他們生活的安定。陽明說：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諫迎佛疏

「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獠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離，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赴任陳見疏

「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共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奏報田州平復疏

「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獠獠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割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

可不預言者，合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人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廩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巡，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地方緊急用人疏

「處置地方，以圖久安，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處置地方疏

「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盜賊，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思田平復疏

邊疆人民自有他們的歷史，自有他們的組織，自有他們的習慣。他們的生活完全建築在這上面。若一旦驟然之間，以強力去轉移他們的歷史，去改變他們的組織，去改變他們的習慣，勢必使他們生活的規律完全崩潰，莫知所向。一切擾亂，從此將生生不息。這種道理是沿邊的人應該知道的。陽明對這一層，非常的注意，他辦理邊事認真實行這個政策。第一他倡明「佛者夷狄之聖人，可用佛氏之教，化導愚頑。」邊疆人民的生活，純然受佛教的支配，他們的歷史，他們的組織，他們的習慣，都是以佛教爲依歸的。這種力量最大，可以支配邊民的生活。凡是到過邊疆的人，自可明白。所以要保護佛教的力量，不可去摧殘他，即使誰有意去摧殘他，事實上也決難辦到。陽明第一揭出這個大本大源，使邊民生活的基礎得以

鞏固，這個原則與現代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是暗合的，第二他不勉強用威力去改變邊民生活的規律，他堅決主張仍存土官，宜從夷俗。他再三的聲明治夷之道，宜順其情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這樣方可永遠無變。人自爲守，內制盜寇，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而邊民生活得以安定，若一定要破壞他們的組織，改土歸流，加一些新的組織。結果一定是自撤藩籬，邊鄙之患，我自當之，並且將重貽地方異日之擾，變亂隨起不可收拾。但我們又要明白，陽明決非不想去改邊民的生活，增進他們的利益，更新他們的組織。只是他主張以漸而行，試看他在思田設官，不是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廩宇漸以完備，再設適當官員往來撫巡。這樣方可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可見陽明在用適當的方法漸次改進。同時他主張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將邊民的組織漸加改良，嚴密政治上的組織。陽明所見所行，他著眼所在，都在久安長治，使邊民生活得以安定，試看下文，更可明曉此意：

一思田初服，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之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不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得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流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閱之來，而宜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於其不能，教其不達，寓警戒於溫卹之

中，消○偏○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處置地方

陽明所提出的兩個治邊政策，以德教民，安定生活。有他理論的根據，有他事實的保證，雖在今日，我們來研究治邊政策，還是不能超過這兩個範圍而言其他。我們一方面是驚嘆陽明先生的識見，一方面對現代的邊政表示惋惜。我過去是曾從事邊政，自愧無所建立，但對於邊政的探討，自謂稍能盡心。我對於治邊政策與陽明先生所見相同。雖則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但我始終認定了它的價值，讀者如願知道我的一些見解，請參閱拙著西藏問題中篇（商務版），當可明白，或者還可以幫助讀者對陽明邊政的認識。

（三）邊疆建設

邊疆建設，有待於政治的安定，邊疆政治安定了，即可從事建設，視其需要，審其情況，發動邊疆的建設。陽明對這一方面并不曾忽略。他是特別留心的。他雖不主急進，可是他極願漸漸求進。且看他說：

一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脈絡而扼其咽喉之會，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處置八寨疏

一看得八寨孺賊，稔惡為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為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剿，掃

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之要害，以扼塞各賊呼吸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剷除。——議立縣衛

「府官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個人。城之內外漸置個人廩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處置地方疏

「田州新服，用夏稔夷，宜有學校。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與思田學校

「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稔夷，而時常梗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批示請建講堂呈

「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韻於是耳。」——何陋軒記

由上面的話分析，可以知道陽明對邊疆的建設包含三大部分：（一）設治，（二），開墾（三）興教。茲將其內容述之：

（一）設治 一個地方能夠有政治的組織，人民方有個主腦，政府做事也有個頭緒，以邊疆地方，政治組織是非常落後的，甚至有許多絕少人跡的地方，根本沒有政治。所以改立衛

所開設縣治，是建設邊疆的第一件事。

(二)開墾 邊疆地方，多苦貧瘠，俗稱不毛之地。其實有好些地方，水土一樣的肥美，一樣可以農作。只是缺乏人工。儘管他荒蕪，貨棄於地，無人過問，我前年到陝西，甘肅，青海一帶視察，看見沿途的土地，固然多是苦瘠不毛，但仍然看見不少的地方山清水秀，土壤肥美，都是很適宜農作的。可見邊疆並不窮，並不苦，地質不全。是不毛。只是需要人工去開墾，要闢其荒廢，備其早潦，通其溝洫，這樣雖是草創之地，也不難成爲富庶之區。

(三)興教 教育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增進人的品德。這在邊疆地方更是非常需要的，因爲夷之俗，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不可不有教化來教導他們，來漸漸轉移他們的習俗。所以用夏變夷，宜有學校。這是很重要的，不可忽視。

上文所說的三大部分邊疆建設，完全是基本的，陽明把它們當作中心工作去做。他曾切實的去推行，收得良好的結果。今日要從事邊疆建設，也不能離開這三大範圍。

(四)結論

陽明初年謫官龍場，留守三年。到晚年——最後的一年，又到西南邊鄙的廣西，前前後後，時間雖不過短短的幾年，但我們要知道，陽明大部學問事功都建築在邊疆上，他的學問事業開始於邊疆，最後，他的學問事業也告成於邊疆。所以陽明對於邊疆，可以說是有特殊密切關係的。不可等閒視之！陽明治邊，修武備而不擾民，講文事而不及迂。他一到邊地，使用教化去感動邊民，用恩威去撫綏他們，他更用精神去設治，興教，開墾，從事種種的

建設，民不苦其繁難而得實利。陽明先生真是中國邊政歷史上一個難能可貴，最令人難忘的人物呵！

三 鄉村建設

(一) 陽明鄉村建設概述

中國近年的鄉村建設運動是非常熱鬧的，頗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這個鄉建問題在過去就有不少的人認真研究，切實去做。其中對鄉建運動認識最清，倡導最力的就是陽明先生。這位鄉建導師，或許為今日的人們所遺忘。陽明在江西各地，身經變亂，嘗深入民間，得熟悉鄉村現象，深明社會動亂的原因，陽明平日重視人民生活，眼看着這廣大的鄉村久經兵災天禍，鄉村破產，經濟崩潰。人民生活陷於萬分痛苦的狀態。陽明嘗描述當時鄉村苦況：

「嗚呼，日擊貧民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批追徵錢糧呈

「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乞免糧疏

你看人民苦痛，豈非可憐。無怪陽明歌道：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

立春

這是一首很好的記述詩，形容盡至。怎得不觸動他的良知呢！他豈能袖手旁觀。所以他

不能不倡導鄉村建設運動。

陽明對鄉村建設有他獨到的認識。且看他說：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輯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生命，保爾室家，考爾爾父母，撫養爾子孫。」——告諭新民

「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忱，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崇義縣查行十家法

由上面兩段簡短的話看來，我們可以明白陽明所倡導的鄉建運動主旨在使人民各安生理，保家衛國，爲民族從新建立一個堅固的千百年基礎。而其內容包括三方面：（一）教育建設——教，（二）民生建設——養，（三）自衛建設——衛。這教養衛三者是互相并存，缺一不可的。是建設鄉村的主要工作。是復興民族的新基礎。陽明所清楚明白指出的：父老教訓子弟，孝順父母，便是着重在「教」上，勤爾農業，撫養子孫。便是著重在「養」上，守爾門戶，愛爾生命，保爾室家，便是着動在「衛」上。教養衛三者是建設鄉村的主幹，這三部分工作實施以後，鄉村的民衆，可以受普遍的教養，可以享受安樂的生活，可以成強力的自衛。中國鄉村自來是患着愚、貧、弱三種大病，恰好對症下藥的便是教養衛三種藥方，鄉村如能

切實服下這三種藥，便可收明、富、強的大效果。而整個民族國家可以復興。像這樣重大的工作，應該怎樣着手呢？應該由那一種人員負其責任？陽明認為要以縣為基本單位，主其事者就是縣官。所以做縣官的要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方可濟事。陽明在南贛各地試行這種鄉建工作頗有相當的成績。

遠在四百年前的陽明先生居然有這種完備的鄉建理論，真是難能可貴。下文便要分別將他三個建設綱領的內容分別闡明。吾人研究過後，對於陽明鄉建理論，當更可明曉。

(一) 鄉村教育建設

窮僻的鄉村，要想普遍的設施學校，推行教育，這是十分困難的。陽明那個時代，兵荒馬亂，農村破產，雖不能說十室九空，一般人民，也是窮苦無告，不能自給的。這種農村，教育如何推行？可是，正因此成了這種殘廢腐敗的狀態，更須要教育來醫治。陽明第一步入手處便是廣行勸告，勸人民與教化，講信義。先由勸導下工夫，使人民知曉教育的重要。第二步便是廣興社學，廣設講座，來推行民衆教育。現在將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 勸導團 一般民衆，最須要勸導。使他們知道教育的重要，明白社會的倫理，興禮義，重風俗。這種勸導的工作，陽明最重視。他並有詳盡的指示。他說：

「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以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申行

十家牌法

「父老其各訓誡子弟，息忿爭，講信修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爲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怒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諸父老勸告子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饋粥，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同上。

陽明這種辦法在從勸導入手，因民智未開，風俗敗壞，加以生活艱苦，無心於教化。倘貿貿然推行鄉教，不易得民衆的同情，恐怕惹起反感。而且要廣設教育，初行殊不容易。所以他先從勸導着手，勸民息忿爭，講信修睦，務爲善良，勿作兇頑。他更有計劃的想定巡迴教導團的組織法，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以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這個巡迴教導團的工作，由縣政府負責主持，分發派往鄉村，雖深山窮谷，都要親自前往，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這樣勸導的結果，務必使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日各地的巡迴教導團，雖則取法於歐美，其主意方法恐怕不見得比這個完善吧。陽明的巡迴教導團是深入人民間的教育工作，其意義與價值，頗值吾人今日取法。

(二)興社學 巡迴教育是不固定的，這種教育只能補助正常教育的不足，並不能單獨的負推行教育的責任，在教育落後，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地方，這種巡迴教育尙可適用，但也僅止作一種宣傳性質，勸導性質的教育，所以還須要一種正常的教育來固定的普遍設立，

成爲一種普及教育，於是陽明又發創社學。社學是什麼呢？內容怎樣呢？怎樣創立的呢？現在且先看陽明說：

「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年譜

「仰府縣官吏卽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水，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與舉社學牌

「仰各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俸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俗風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社學教條

「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民間子弟，風俗徐漸移易，牌仰等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行學都縣建立社學牌

陽明這種社學，目的不僅在訓飭人民子弟，還要化喻其父兄。同時，教育兒童，不僅是

社學里的教師的責任，還須要童生之家，隆師重道，教訓子弟，他把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打成一片，並且進一步把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又打成一片。這種旨趣是極有價值的，其精神雖至今日猶資取法。社學推行的責任，由官府主之，一切都責成它去辦。可以普遍的設立於城市及鄉村，成爲一種普及教育，使鄉村人民戶習詩書，經費用度都由官府供給，社學教師，以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爲合格。一一訪擇，由官府籍記姓名，爲之登記，凡是合格的教師，官府要量行支給薪水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入學的童生要選取民間俊秀子弟，教學內容不但要學生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使鄉村社會，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淳厚之俗。當時這種社學在南贛一帶很盛行，極有成績，今日要普及鄉村教育，這種社學的成規仍然可以作我們的模範。它的精神更有可取。

(三)設講座 巡迴勸導團同社學是爲普及教育，深入鄉村社會而設。是屬於一般的性質。除此之外，有種學術程度較高的，陽明爲他們特設講座。專聘名師講學授道，這是比較特別的。因爲陽明鑒於當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南甯府延師設教)在廣西各地倡設講座，爲學生講學。當時在南甯，靈山縣等處試行，頗得信仰，茲將陽明創設講座的經過述之：

「近該本院久駐南甯，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迥，理學素明，志存及物，……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

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

一 靈山設講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南甯延師講禮

我們由上面的記載，可以知道當時這種講座，是一種書院的設置，雖窮鄉僻邑，都受它的影響。講座的作用在使有志學子同聚一堂，朝夕考德問業，去舊染卑污之習，求聖賢之功。這雖然不純然是一種鄉村教育，但可以被於里巷，達於鄉村。於鄉村社會的教化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仍然是鄉村教育的範圍，不能不一併述及。

(二) 鄉村民生建設

鄉村生活問題不得解決，一切設施都不易推行，所以鄉村的民生建設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農村的主要基礎。人民生活如不安，什麼鄉村建設都不易舉辦。因此，從事鄉村建設，對於人民的生活是要顧慮的。換句話說，做鄉村建設工作，首先就要設法安定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生活種種的苦痛，與辦各種民生建設。陽明目睹當時農村生活的艱苦，人民不堪其苦楚，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飢饉，完全成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邑無遺戶，家無遺夫」（乞免糧疏）的狀態，一般農民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大兵必有荒年，民第必有盜賊，這等鄉村，人民生活如何維持呢？民生建設是十二萬分迫切需要的呵！陽明第

一步就是解除人民的負擔，蠲租免稅，「寬卹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這是陽明先生說的，他認為僅僅做點寬卹賑濟的工作是毫不濟事的，「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卹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剗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救荒疏）政府要想解民倒懸，拯其於水深火熱之中，首先有效的辦法就是先免租稅，若只在寬卹，從事賑濟，而另一方面却仍然在不息誅求，真是剗肉療飢，必無實益。人民誰也得不到它的恩典，所以「不如免租稅之實惠。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批吉安府救荒）陽明是極力詆斥這種辦法的，他主張先免租稅，以安定鄉村民生。第二步陽明這種意思，要不違農時，栽種的時候，要使人民歸田，不可荒廢了耕種，陽明嘗告諭廬陵父老子弟，說：「以今農月，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可見陽明的意思，使人民盡力耕種，一到農月，丁壯盡歸田里，從事耕種總動員的工作。

陽明這種民生建設，辦法雖很簡單，對內却很重要，很切實。他所指示的兩大端確是鄉村民生建設不易的原理原則。簡當易行，可收實效。今日要從事鄉村民生建設，又豈能外此根本而他求枝葉。

（四）鄉村自衛建設

我國鄉村的人民，有歷史以來，一向是忽視自衛的意義。所以盜賊易起，變亂易生，人民毫無自衛的力量，任憑一般邪說惑人，刁奸狡猾的小人之羣爲非作歹，擾亂社會，人民身

受其害而不能制止。陽明那個時代，正是這樣。禍亂相循，干戈不息。陽明首當其衝，身當其任，對這種問題自是非常認真的。他對鄉村自衛工作，確有一番驚人的建設。茲舉其著稱者分別述之：

(一)與保甲 陽明在南贛平寇，有部分老百姓私通匪賊，為賊耳目。「私通匪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為之盤據資緣。」（督編十家牌）往往官府舉動未形，賊已先知，善良之民又無力自衛。陽明深引為心腹之患。因發創十家牌法，與辦保甲。

【保甲內容】 十家牌法，係由十家編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田糧按號次編列。「十家輪流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罰。」（十家牌法）十家牌法實行以後，又增設一保長。因「在鄉村遇有盜匪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率，庶衆志齊一。」這保長怎樣產生，責任如何，陽明一指出：「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以防禦賊匪，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匪，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安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匪即登樓擊鼓，一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併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十家牌法）這種保甲制度，內容極為完

善，保長爲村之領袖，鄉村防禦盜匪，由他負責主持，督率村民共同抵禦。築樓擊鼓，互爲響應。

【保甲精神】保甲最主要的精神在發揮人民自衛的力量，發展人民團結的精神。它精神所及，影響人民生活的全面。意義是非常重要的。陽明對這一方面，認識最清，他明白的告訴我們：

「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十，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修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一邑之治，可不勞而致。」——申諭十家牌法

申上文的說明，可以知道推行保甲，其法甚約，其治甚廣。賦役可均，詞訟可簡，外侮可禦，風俗可淳，禮樂可興，可以收種種極大的效果，凡文治武備，經濟政治，莫不在它範圍之內。保甲實兼有教育與自衛的兩種責任，它的主要任務在建設一個文武合一自治自立的新鄉村社會，這是極值吾人注意的。保甲制度至今日，形式雖尙稱完密，但精神的表現却適

得其反。直是渙散無力，絲毫不能發揚它的真精神，這是我們忽視了保甲精神的緣故。

(二)倡民兵 我國向來有寓兵於農一句老話。這就是民兵制的由來。可是事實上，歷來是兵民分開爲二，儼然是兩種階級的人，民不知兵，從而怕兵；兵不知民，因而禍民。兵民如水火，數千年流傳到今日，人民看見兵，還是「老總，老總。」兵看着人民，依然「老百姓，老百姓。」一個是尊敬的口吻，一個是輕視的口氣。可見弊病入人之深。陽明最明這種原因，所以極力倡民兵。而他最得力的也就是民兵。曾國藩倡湘軍，恐怕也是取法於此吧！茲將陽明倡民兵的經過及民兵的內容精神述之：

【民兵創立經過】 陽明巡撫南贛，匪患甚熾。據年譜上所載「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剿，往返經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爛爛潛形。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御益弛。」一片樂土簡直成了盜匪的屠宰場。民不安生，官不能懲。大兵一到便爛爛潛形，到班師旋旅時又鼠狐聚黨，窺伺剽掠，猖獗異常，可憐鄉村人民兵災匪掠，川流不息，如何能活，生命怎能苟全。這真是大爲民患呵！陽明看此弊病，不用民兵，決不能剿平匪亂，安定鄉村社會，所以趕緊倡辦民兵，勵行十家牌法，後來畢竟平定南贛積年的匪寇，剿平罪惡貫盈之匪巢。不是民兵，怎能得此成功。

【民兵內容精神】 陽明所倡民兵，其內容及其精神可於下列記載得之：

「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

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
綏柔流賊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欲於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批嶺東道額編民壯是
「先生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官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更有出衆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

「年譜」
護守防城，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而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

「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并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告諭父老

我們由上面的記載研究，可以知道當時陽明所倡的民兵制，以十家牌門之兵爲守土安民之本。是民兵的主要部分。而以各省縣募兵爲輔，這種民兵制若切實去推行，便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不待調撥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除此之外，更招募精兵屯劄，盜賊漸知所畏，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這豈不節民財寬民力麼？這真是弭盜安民之良法呵。陽明這種民兵，平時爲人民，照常過民衆的生活，一到戰時，便個個是兵，全國皆兵，全體總動員抵禦外侮，兵民爲一，文武合一，民吾之民，兵吾之民。軍民那有彼此之分。平時無事，不見一兵一卒，沒有成千成萬的坐食消費者，一遇非常外逼侮來，便處處皆兵，人人皆兵，真有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保疆衛國，足有餘裕。寓兵於農，千萬萬的農民就是千萬萬的兵。民兵的真精神就在此！

(五)偉大的鄉村建設

陽明把教養衛三位一體的真精神灌注在鄉村建設工作內，將他們的關係看得分分明明，將中國鄉村情形看得清清楚楚，一點不亂。這三者是一體並行，缺一不可的。『興教化以啓

民智。重生。產以利民生。尙武備。以謀自衛。安內以攘外，禦侮以圖存，整個國計民生，民族存亡，莫不在此「鄉村建設」四個字上。陽明盡量的發表了他精到的見解，並且身體力行的去盡力推行，雖然沒有得到全國普遍施行的機會，然而在南贛却已顯出他不可磨滅的成績，陽明這種偉大的鄉村建設，雖至今日，我們猶值取法。萬不能將它攔開一邊而輕言鄉村建設！

四 結論

陽明先生事業的偉大，吾人讀過上列各篇，已可瞭然。因為陽明生平主張將學問事業打成一片，有一分真學問，即有一分真事業，這是他一生的信念。所以他的文治武功沒有一件不是值得吾人景仰的。講文治，他改造政治，改進社會，治理邊政，建設鄉村；講武功，他剿平匪亂，戡定叛變，消除邊患，安定地方。凡他足跡所到的地方，無處不得到他的實惠，所以人們至今仍念念不忘這位偉人。

陽明一生辛勤國事，一念一動，處為國家人民打算，他嘗對他的兒子正憲說「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可見他公爾忘私，忠心國家的精神是如何的堅毅呵！「當時士大夫談玄理，為柔風、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然而畢竟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大亂」，（像記）這種讚語，於陽明先生實非過分，先生一生奮鬥的結果，轉移了天下風氣，挽救了末世危局，一手獨撐，平定半壁河山，這種事功該是如何的偉大呵！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王陽明學說及其事功

定價國幣一千八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陳 建 夫

發行人 陶 百 川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0

752925

110

752925



62